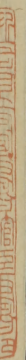


書傳
鹽梅
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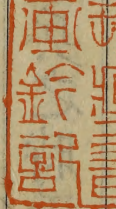
書傳鹽梅卷第九



上海黃文蓮輯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蘇傳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

元十一年喪畢觀兵于商而歸至十三年乃復伐商敘所謂

十一年武王伐殷者觀兵之事也所謂戊午師渡孟津作泰

誓者十三年之事也而并為一年言之疑敘文有闕誤

蔡傳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倣經文無所發明偶

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

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

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僞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繆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卽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旣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于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于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

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
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者君之
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于此哉謹案孔傳有武王觀兵孟
津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
期而共伐紂之說蘇傳遵之林氏之奇亦嘗辨之而傳以經
文十有三年爲誤蓋因史記謂武王克商二年問箕子以天
道洪範旣作于十有三祀則伐商爲十有一年也審矣柯國
材又云使武王十一年伐殷到十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此
之緩朱子深取其說蔡氏斷其三誤而爲一不欲改經從序
甚善董氏鼎謂泰誓三篇非一時一人所作序謂作于一日

豈理也哉尤可見書序之不足信

篇首蔡傳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案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雖知剽竊經傳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僞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

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吳氏

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

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
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
時之本文也謹案史官以泰誓名篇孔傳謂大會以誓眾疏
云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
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王氏安石則云受之時上下不
交而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誓師伐以傾否故命之曰泰
誓其說似新而其失則鑿林氏之奇駁之甚詳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
士明聽誓

蘇傳天子有友諸侯之義冢大也御治也

蔡傳十三年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孟津見禹貢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于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卽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

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此言之謂文王受命
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言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
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于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
謹考馬氏森云十有三年春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且亦
見武王事殷之久初無利天下之心也言大會者見人心歸
附之同而伐商之舉有不容已也今案友邦孔疏云同志爲
友蘇氏以爲天子有友諸侯之義者總惑于文王受命之說
耳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

族官人以世

蘇傳孥戮湯事也而罪人以族則爲紂罪賞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爲紂惡者湯之孥戮徒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非官人也

蔡傳天地生物而厚于人天地生人而厚于聖人其所以厚于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沈湎溺于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謹

考朱子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
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
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馬氏廷鸞云作民父母一語
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黃氏度云弗克敬天紂
植惡之本天猶弗敬視民何有天爲民立君而殘害萬姓如
此豈所以爲民父母哉嗜酒冒色心志內蠱聰明日喪遂至
于敢行暴虐又云惡必若桀紂德必若湯武而後可行放殺
之事歷數其賊仁害義爲獨夫之實使天下後世共知之而
亂臣賊子不敢以藉口而誣其君然君子猶曰紂之爲惡不
如是之甚夫會者數十萬一語不實其敢出諸口哉王氏樵

云經曰罰弗及嗣傳曰罪人不孥皆爲子耳子且弗及况父母兄弟妻乎至此曰罪人以族始不止于妻子見紂濫刑之甚也孔氏以父母兄弟妻子解族字卽所謂三族故正義又引秦三族以證之沈氏澣云官人以世亦列虐中者仁急親賢如不擇賢能而世濟其惡爲民之害更甚耳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蘇傳或曰武王觀政于商欲紂改過不幸而不悛若其悛也則武王當復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

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者商使爲一王後也以爲武

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爲二王後也以爲武
王退而示弱固陋矣而曰復北面事之者亦過也

蔡傳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
炮烙刑之類剝剔割剝也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
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
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
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
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
爲觀兵誤矣謹考程子曰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
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

是君也爲之臣子者敢以兵脅君乎朱子曰伊川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又曰文王爲之恐不似武王只待天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是休了東坡論亦有此意武王則行不得也林氏之奇云祭統曰祭有餽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所謂觀政者蓋謂政之勤怠美惡由餽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猶是也蓋當文王之時紂爲不道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爲皇天之所震怒而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以伐之矣旣以伐紂之事命于文考而大勲猶未集則其所以伐紂而集文考之大勲者是乃武王之任然其所以至于卽位十餘

原本年之

一字

久而後往伐之者蓋予小子發與六女有耶之者

久而後往伐之者蓋予小子發與汝有邦之諸侯尙且顧君
臣之大分而猶有不忍之心尙有望于紂之幡然而改自怨
自艾而歸于善者十餘年而觀紂之政昏暴日甚曾無悛革
之心此其所以不得已而爲此孟津之舉也武王之心只如
是而漢儒不之察乃以觀政轉而爲觀兵附會于序言十有
一年篇首十有三年而爲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于經而
不合揆之于理而不通然歷代諸儒往往多從而信之以爲
誠然惟程氏之說大可以規正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故
某推本此說而附益之以觀政之不可爲觀兵以信周師之
實未嘗再舉也

今案程子朱子及林氏皆言武王無觀兵事

蔡氏宗之又謂大勲在文王時未嘗有意武王敘辭不得不爾論最明確蘇傳既仍漢儒之誤而其自抒議論亦有未醇處黃氏度湯誓序注有云征葛之後湯誓未出之前桀能改德事爲可已也曰果可已乎曰何以不可文言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此聖人之事常人安能與此可上而不可下可進而不可退秦漢以來盜賊僭篡之所爲人遂比之騎虎此豈足以論聖人哉然則蘇傳所爲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者猶未爲真知聖人之心者也又考焦氏竑云殘害只帶宮室句說蓋宮室數事皆是剝民財竭民力而爲之也

剝民財竭民力而爲之也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

蘇傳安居自若也

蔡傳悛改也夷蹲踞也謹案夷平也當此天人怨怒海內動

搖之時而紂乃平居若無事然所謂罔有悛心也蔡傳蹲踞之解本于林氏而蘇傳爲優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蘇傳力均以德德均以義則知勝負矣

蔡傳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于商

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
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
凶惡盜賊之人卽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牲者也受之
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
意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
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
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于天而已度量度也
德得也行道有得于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
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辭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
林氏曰左氏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

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

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日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
語文勢正與此同謹案既于凶盜林氏之奇謂盡于凶灾盜
賊如春秋所書麇鼠食郊牛角御廩灾之類所謂既于凶也
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皆所謂既于盜也同力度德
二句孔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
負可見董氏夢程云行道有得于身身當作心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
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
宜于冢土

蘇傳冢土社也祭社曰宜

蔡傳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卽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舉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謹考王氏樵云紂慢天而武敬之紂虐民而武仁之武之德可知矣天誅紂而武順之民亡紂而武應之武之義可知矣三千一心德義所感也張氏居正云非是武王托天以鼓衆蓋聖人之心見得天理分明每事奉天而行不敢以一毫私

意參乎其間故湯之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

意叅乎其間故湯之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義一也陳氏經云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王之德在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夙夜祇懼敬與不敬聖狂分焉興亡判焉陸氏鍵云受命類宜是追言未至孟津前所行

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蔡傳言予小子畏天之威蚤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地神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也天矜憐于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

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謹考陳氏經云四海本清紂汙濁之伯夷太公所以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而除其穢惡則清其源而天下清矣王氏樵云時哉不可失後世襲用其言而不識其義將流于利害之私聖人之所謂時者義理之所當然而已申氏時行云不可失者言一失其時則上違天意下拂民心而紂惡復縱將有惟鈞之罪矣此蓋迫于天人有不容已者非謂乘其事機之合而急于大功之集也

秦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

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示惟

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

蘇傳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于帝乙未卽位之前也以禮言之當與紂均爲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命之曰殷王元子

蔡傳次止狗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

十八日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
曰西土有眾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黎黧通黑而黃也
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
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縱肆也臣
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讐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
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寃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
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謹考陳氏櫟云伐
紂之誓凡四上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
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凡從者誓之黃氏度云人性本相近
吉凶之習愈熟而愈遠王氏樵云善惡無怠時所以吉凶不

可相易林氏之奇云古之人君自堯舜禹以來無非以愛民
爲事天之實故能祈天永命而福祚無窮至于桀不克奉天
而肆爲刑戮流毒下國天不忍斯民陷于無辜也于是佑命
成湯使之降黜夏命代之爲君以惠斯民而承順上天之意
非天偏私于成湯而偏疾于夏桀也桀不能愛民故天爲斯
民而降黜之湯能愛民故天爲斯民而佑命之其或予或奪
凡以惠斯民而已桀之罪旣已如此况受之罪又過于桀其
所以過于桀則下之所言是也今案剝喪元良孔傳謂剝傷
害也元善之長良善其意泛言傷害善人而已林氏以爲不
如蘇氏之說蔡傳從之然蘇傳言微子生于帝乙未卽位之

前故謂之庶子而不得立非也考紂爲帝乙第三子紂母生
微子啟與中衍尙爲妾已立爲后而生紂故太史據法爭立
紂也

賊虐諫輔

蘇傳比干也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
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

蘇傳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者其情性治其
夢不亂

蔡傳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旬

亦紂所嘗言者監視也其所監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

亦紂所嘗言者監視也其所監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又民乎謹案其者意之辭也天其以予又民武王此時尙是推度天意而辭有未定然則孔傳謂虞芮質成文王受命改元非也蘇氏謂紂縱改過武王不復北面而事之亦非也顧氏炎武論秦誓之文出于魏晉間之偽撰有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卽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又云左傳昭七年衛史朝之言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已有此語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

蘇傳夷人平民也古今傳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
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蔡傳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
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
也治亂曰亂十人其一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
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謹考林氏之奇云朕夢協朕卜
漢孔氏曰言我之夢與卜俱合于美善此說非是旣云朕夢
協朕卜則是夢與卜合矣何須繼之以合于美善國語單襄
公曰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以三襲也韋昭曰言武

王夢卜祥之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今當從此說所謂休祥者

王夢卜祥之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今當從此說所謂休祥者
氣候之先見者高祖入秦關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若
此之類所謂休祥也張氏九成云言夷人見無復君臣上下
天之等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蘇傳十人之中雖有周召之親然皆仁人非以親用也

蔡傳周至也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
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
必克之理謹考林氏之奇云旣紂之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我
之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則是億兆夷人之中雖有至親苟其

心德之離必將叛之不如我之與亂臣十人皆仁人也仁人
用則雖十人不患無億兆之附此正猶孟子曰寡助之至親
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今案雖有周親言紂至親雖
多本于孔傳林氏並蔡傳遵之優于蘇氏此二句林氏承上
文串說極爲醒目又優于蔡傳劉氏應秋云自其能克亂謂
之亂臣自其能禁暴謂之仁人皆指十人非有二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蘇傳湯放桀而有慙德今我亦爲之湯不愧矣

蔡傳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

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律

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律
矣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
于湯之心爲益明白于天下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天之視聽
惟視民之好惡而其吉凶禍福應如影響我當奉天之命以
盡其惠民之道也以其身任爲君之責凡百姓之有過則是
我一人之有罪蓋自任天下之責也旣以身任天下之責則
伐紂之罪以拯斯民于塗炭之中武王不敢不以此自任矣
陳氏櫟云百姓有過不過如萬方有罪耳不必訓爲責顧氏
炎武云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廸率典皆我一人
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于我似

爲紂曲今案林氏蓋遵孔傳已能無過于民民之有過在我

教不至意說極正大而在字亦醒蔡傳解作民之責望于周
雖于上文語脈似貫而以有過爲有責未免牽強宜從林說
于湯有光孔傳謂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
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于湯又有光明朱子取之以注
孟子論受之罪浮于桀則武之功光于湯其說甚爲直捷但
同是以臣伐君豈宜斤斤比較蔡氏本蘇傳之意而特表其
爲弔民伐罪之舉湯武心迹一般磊落光明此爲的解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蘇傳勗勉也戒民無輕敵寧執是心曰我不足以敵紂民畏

紂之虐若崩厥角也

蔡傳夫子將士也謹案罔或無畏四句蔡傳與蘇傳同皆本孔傳林氏之奇云據孔氏之意蓋謂武王恐將士之輕敵則戒之以寧執非敵之心其所以寧執非敵之心者蓋以百姓畏紂懍懍然若崩厥角恐其或爲紂用經文旣言如是孔氏之說不得不然也書本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稍稍復出伏生以口傳二十八篇孔壁續出二十五篇某嘗疑此二者必有所增損潤色于其間何以知之以孟子知之孟子之舉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之舉泰誓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而今文泰誓曰罔

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其字大抵相同而其
文勢意旨則大有不同者康誥伏生所傳之書也泰誓孔壁
續出之書也故某以是二者異同之故而致疑焉伏生齊人
也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受書之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
其女傳言教晁錯晁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
已孔壁中科斗文字孔氏得之其時科斗書久廢時人無能
知者姑以隸體定其可知者爾則是此二者必有已之所不
能曉者而以其意導合麤令成文耳學者生于千載之下當
夫簡編訛脫之餘固不必以今之書爲信然而亦當信其可
信者而闕其可疑者不可以漢儒所傳之書爲出于帝王之

手而不敢略致疑于其間也孟子生于戰國之時去帝王之

手而不敢略致疑于其間也孟子生于戰國之時去帝王之
世猶未遠而六經猶在尚且以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苟理
之所不安則莫可信也况又燼于秦火爛于孔壁而增損潤
色于漢儒之手乎顧氏炎武云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
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謹考林氏之奇云武王既曉之以伐紂之意于是遂嗟歎而
總結之以告庶邦冢君以下謂我之亂臣十人既與我同心
同德以伐紂矣則爾當一德一心以與我致討于紂立定厥

功則我與爾國家將世世享無窮之福矣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

蘇傳戊午之明日也

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蘇傳天有明人之道明其類德者

蔡傳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

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

甚明至顯之理典常之理也謹案天有顯道孔傳謂天有明

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疏云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三

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疏云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三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于天有其明道王者所宜法而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于前是此二句對照下文狎侮五常說蔡傳從之優于蘇傳而林氏之奇謂天道之于人其吉凶禍福各以其類而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苗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之伐桀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其意正同張氏九成亦同此說特以此二句爲誓師之本意思謂疏義足該林氏之說而林氏之說終不及疏義之精六師辨見牧誓劉

氏應秋云巡字與徇字不同徇只循而撫安之巡則有整肅
戒嚴之意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蘇傳五常五典也狎侮五典以人倫為戲也

蔡傳紂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理褻狎侮慢謹考孔

疏鄭康成論語註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五

常即五典謂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

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今案疏義甚精蘇傳訓以人

倫為戲未穩

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

殺戮毒痛四海

蘇傳痛病也

蔡傳荒棄怠惰無所畏敬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

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斲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

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

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

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謹考孔疏怠惰不敬謂

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

明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蘇傳祝斷也

蔡傳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
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
罪者行輒墜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爲炮烙之刑
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言紂于姦邪則尊
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
祀之禮專意污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
亡也謹考孔疏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
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技據人身巧指

器物今案祝訓爲斷本孔傳蔡氏亦從之而傳中斷然降是

器物今案祝訓爲斷本孔傳蔡氏亦從之而傳中斷然降是
喪亡之斷與孔傳訓祝爲斷之斷音義各別鄒氏季友嘗論
之林氏之奇謂斷棄其命而降之殃罰使之喪亡于此時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
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蘇傳滋廣也言止取紂也

蔡傳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洪大也
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武王引古人之言
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讐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
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讐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

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謹考黃氏度云天下
畔之是爲獨夫紂大惟作威以酷害其民凡其民之子孫皆
得讐之故謂之世讐伍員復讐義出此王氏栢云我國兼有
世讐者當說文王羨里之辱也今案世讐二字黃氏說爲正
玩下文殄殲乃讐自見

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讐爾眾士其尙廸果毅以登乃
辟功多有厚賞不廸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
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
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蘇傳兵凶事也以武王與紂猶有勝負之憂爲文王羞是先

王重用兵也

蔡傳紂爲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多士而殄
絕殲滅汝之世讐也廸蹈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衆
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
一級而已不廸果毅則有顯戮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若日
月照臨言其德之光輝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
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于百里文王
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
人心之所歸故武王于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無罪猶言無
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謹考金氏履祥云此篇專誓周師故

曰登乃辟其辭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王氏
栢云作其果毅之氣嚴其賞罰之令辭固已窮矣又再言文
考之德且慮未必勝紂爲文考蓋雖武王臨事而惧反復述
情如家人父子言前章其令嚴此章其情親令嚴則不敢不
用命情親則自然宜用命聖人之運用縝密常如此虞氏德
隆云天之顯道紂遏佚之若天地之晦昧文昭揭之如日月
之照臨陸氏鍵云文德所及遠被四方而文德所發則尤著
西土總此一日月瞻光者不可究光之自而其起處爍燿更
甚耳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蘇傳虎賁猛士也若虎之奔獸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蘇傳春秋晉與楚戰皆七百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三百人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之者衆也

蔡傳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謹考孔

疏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兩卽其類也今案蔡傳以二車爲兩者欲以車一兩足百人之數而以虎賁號百夫之長也孟子曰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禮記亦曰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是以一兩爲一乘實一車而已泰誓上篇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疑卽虎賁三千人也孔傳特以虎賁與車數相當且經亦有百夫長三字故卽以虎賁爲百夫長而蔡傳從之第經無戎車而序乃自言之董氏鼎疑其附會禮記以爲此序良是

篇首蔡傳牧地名在朝歌南卽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于

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

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謹考薛氏季宣云牧野在衛州汲縣商之近郊地理今釋牧一作毋孔傳云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括地志云今衛州城卽殷毋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水經注云雹水東南歷牧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行據臯跨澤悉毋野矣案紂都沫土在朝歌北隋置衛縣于此唐武德時爲衛州治九域志謂汲城亦牧野之地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蘇傳在朝歌南

蔡傳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

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蘇傳黃鉞以金飾也軍中指麾白則見遠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爲儀耳故左杖黃鉞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而學者妄相附致張爲議論皆非其實凡若此者不取

謹案孔傳謂左手杖鉞示無事于誅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未免穿鑿故蘇傳云爾

曰逖矣西土之人

蘇傳逖遠也

蔡傳曰者武王之言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蔡傳曰者武王之言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蘇傳御事治事也指此三卿也六卿止言三古者官不必備
或三公兼之

蔡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
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
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謹考孔傳治事三卿司徒主
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云孔以于時已稱王而
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其誓戰者故不及
太宰太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為
說耳此御事之大指三卿而說是不通于亞旅已下今案孔

疏謂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爲說頗爲圓活
孔傳謂文王先已稱王則六卿之置已久蔡氏則謂此時武
王尙爲諸侯不當遠有六卿泰誓下篇大徇六師注以六師
爲史臣之辭卽此意也愚謂文王斷無稱王之事武王此時
亦無尙爲諸侯之理武王之稱王其在受命文考之時乎史
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可見武王將事征伐始尊
文考爲王而已亦稱王創造之初卿不必備而師則稱六故
泰誓云大徇六師此篇所呼惟治事之三卿也若果未有六
師史臣何用夸誕其詞哉

亞旅師氏

蘇傳亞旅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亦大夫主以兵守門

蘇傳亞旅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亦大夫主以兵守門

蔡傳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

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謹考孔疏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

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氏康成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今案蘇傳訓亞旅爲衆大夫從孔傳疏義甚明蔡傳訓旅爲士未知何據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蘇傳春秋傳楚饑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卽百濮也又
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羗先零罕开之
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髡微闕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
蔡傳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左傳庸與
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羗在西蜀髡微在巴蜀盧彭在
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
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
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謹案蔡傳釋地依傳疏至不期
會者八百國王氏栢疑之其說以爲牧野之役諸侯之師皆
期而來會者惟庸蜀羗髡微盧彭濮皆不期而來會者也彼

諸侯何爲而來蓋其素受西伯之令者旣受播告之書奔走

諸侯何爲而來蓋其素受西伯之令者旣受播告之書奔走
惟恐後彼八國者何爲而亦來蓋其素被文王之化者雖無
播告之書有聞而必來周之不期者皆小國也其兵革不足
以係勝負其事力不足以供師旅是以不欲勤其會周家之
仁也聞風而自奮者八國之義也後世欲誇張而侈大之遂
于八字下又加一百字謂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
言可謂妄矣王氏此論可存之以備參考地理今釋庸杜預
云今上庸縣上庸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是蜀正義云大劉
以蜀是蜀郡今四川成都府是羗正義云蜀都分爲三羗在
其西故云西蜀蘇氏云先零袍罕之屬當在今陝西甘肅以

西南接蜀漢塞外也髣微正義云孔傳髣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江州縣今巴縣地屬四川重慶府盧古盧戎國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中盧故城是文十六年左傳楚伐庸自盧以往杜預云楚盧邑今中盧縣水經注云沔水過中盧縣東縣卽春秋盧戎之國也彭正義云在東蜀之西北蘇氏曰屬武陽縣有彭亡武陽今四川着州州北廢彭山縣有彭亡城是其地也漢案左傳文十六年庸人麇人率百濮伐楚疏孔安國云庸漢在江漢之南是漢爲西南夷也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建寧故城在今湖廣荊州府石首縣其地

要在石首之南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蘇傳肆祀所陳祭祀也祀所以報也故謂之答

蔡傳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道索矣肆陳答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

以昏亂棄其當陳之祭祀而不報謹考孔疏不事神祇惡之
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蘇傳王父弟及母弟皆先王之遺胤不以道遇之也

蔡傳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

遇之謹考孔疏遺亦棄也今案厥遺王父母弟文勢與厥肆

祀同不當訓遺爲棄陳氏櫟云如昭三年左傳所謂先君之

遺姑姊妹是也孔傳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亦似未的

陸氏鍵謂王父弟是同祖初從之弟母弟是同胞之弟一氣

所遺者愚謂經言王父母弟解經者于王父下添一弟字與

母弟分而爲二究屬牽強况紂本無同母弟所云王父母母弟

母弟分而爲二究屬牽強况紂本無同母弟所云王父母弟者乃同祖父母之弟云爾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蘇傳孫武言用兵其勢險其節短故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必少休而整齊之伐擊刺也

蔡傳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

紂惑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愆過勗勉也步
進趨也齊整齊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
之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
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
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在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雖
帝王之師其出也不可以無紀律也牧野之戰蓋決于甲子
之日故肅之以紀律使整齊其部伍擊刺不使之爭利以徼
一時之幸也黃氏度云進不過七步殺敵不過七伐必止而
齊一之嚴重整務爲不可勝擊刺自四積至七見其爲不
得已也王氏炎云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

勗哉天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寇克奔以役

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
西土

蘇傳紂師能來奔者勿復迎擊以勞役我西土之人

蔡傳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以奮
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
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謹案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陸氏德明云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王氏肅云役爲也盡力
以爲我西土孔疏役謂使用也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
土之義用義于彼令彼知我有義也蘇蔡二傳皆以爲勞役
我西土之人竊疑諸訓均有未安董氏鼎採夏氏說謂使其

役屬于我西土似不擊降人使爲我用之意較優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蔡傳弗勗謂不勉于前三者愚案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

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謹考黃氏度云夏商師誓皆有孥

戮之罪蓋古法也此無之文王罪人不孥遂爲周家法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蘇傳自往伐至歸牛馬皆記之

蔡傳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

先取于歸馬放牛哉謹考吳氏棫云史記本紀罷兵西歸行

狩記政事作武成班固亦云歸狩當以狩爲正

狩記政事作武成班固亦云歸狩當以狩爲正

篇首蔡傳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
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謹案
歸獸非政事之大蔡氏于小序傳議其獨先取此是矣乃篇
首傳仍襲其詞而以祀羣神告羣后爲王來自商以後事蓋
自序其考定之書也此篇自二孔疑有脫錯宋時諸家更定
不一蔡傳出而說經者翕然宗之朱子所稱王氏程氏劉原
父以下所定今皆不可得見惟王氏栢于蔡氏所考定又致
疑焉其說以爲如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卽繼于征伐
商之下其爲錯簡曉然易見若只移此段于萬姓悅服之下

列爵惟五之上却似簡易渾成不露斤斧

歸氏有光所移與此相合但多既生

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詳篇後

或謂告山川之詞雜于告羣后之中

未爲安妥猶以爲疑若因見羣后告以征伐之意併舉其告

山川之言固亦無害于義細玩予承厥志與底商之罪意自

聯屬若如程子朱子剔出告山川之詞于前告羣后之詞于

後固爲明潔但告羣后之語必欲見于歸豐之後此則未能

無疑蓋二先生之意以爲諸侯來見朝君受命正始當在歸

豐之後禮固然也但始朝受命此舜禹時禮也意太康之後

則已失之湯之初興亦不聞有此禮止誕告萬方面已况武

王在孟津之時羣后以師畢會固已受命來朝不待歸豐而

後行此禮云云故其所爲再考武成成就告神詞無作神羞之

後行此禮云云故其所爲再考武成就告神詞無作神羞之
下接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至予小子
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至用附我大邑周下接旣戊午而以王
次于河朔易師逾孟津句其餘悉從蔡傳愚謂王氏所言告
山川之詞雜于告羣后之中其說始于孔疏未免粗疏王若
曰者係史臣約畧之詞爾時武王始受命文考故歷敘周家
世德及文考之勲末云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羣后
以將往伐商之意其詞如是止矣武王此時未離豐邑且所
命皆西土諸侯故詞不嫌畧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山大
川蓋總序其出師之時及師行所次之祭告皆聲音商罪而

自述此行爲遏亂濟民之舉亦詞不嫌同告神之詞當在泰誓三篇之先亦尙在篇內告羣后之後烏可混爲一哉王氏旣仍以王若曰文係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下其時未至商郊安能預知有篚厥元黃昭我周王之事耶不揣固陋妄就古文重加考定附見篇後至蔡氏定本世所誦習故不復全錄特于篇內逐條附注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蘇傳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歷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皆先事而書

所以正歷也

蔡傳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卽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卽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謹考地理今釋鎬京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三十里三輔決錄云鎬在豐水東豐在豐水西相去二十五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于此鎬京遺址淪

陷焉豐邑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史記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是也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蘇傳華山之陽有山川焉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歸馬牛于此示天下弗服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則牛馬不可無雖堯舜之世牛馬之政不可不修而武王歸馬休牛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者蓋勢有不得不然者也夫以兵雄天下殺世主而伐之雖盛德所在懼者衆矣武庚紂子也殺其父用其子付之以殷民武王知其必叛矣然必

用之紂子且用况其餘乎所以安諸侯之懼也楚靈王縣陳
蔡朝諸侯卜曰當得天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知
伯夫差皆以此亡戰勝而不已非獨諸侯懼也吾民先叛矣
湯武皆畏之故湯以慚德令諸侯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
淵其敢復言兵乎武王之偃武則湯之慚德也秦漢惟不知
此故始皇不及一世而天下亂漢雖不亡然諸侯功臣皆叛
高祖以流矢崩不偃武之故也

蔡傳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
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
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

之不復用兵也謹考王氏安石云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急于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呂氏祖謙云但歸放用以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邱甸之賦自不廢地理今釋桃林今陝西潼關衛東南有牧牛山接河南閩鄉縣界亦名夸父山山海經夸父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水經注云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下既定散牛桃林卽此處也

蔡氏今考定武成自厥四月哉生明至示天下弗服在萬姓悅服之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日嗚呼羣后

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
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

蘇傳先王當作先公后稷也或曰先王謂舜也舜始封后稷
于邠公劉后稷曾孫鞠之子大王后稷十二世孫公叔祖類
之子謂古公亶父也其子王季謂季歷也

蔡傳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
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生魄望後也羣后諸侯
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于邠故曰建邦啟土
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大王避狄去邠居

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于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謹考黃氏度云自先王建邦啟土以下至一戎衣天下大定專言周之所以興于是后稷大王王季文王皆稱王商契稱元王蓋追王也周既王稷又自大王而下于是以王言告諸侯非天子不制禮不作樂也今案黃氏追王之說甚是而以爲告諸侯稱王則非此係史臣追述之辭故后稷大王王季皆稱王也

蔡氏今考定武成丁未祀于周廟至大告武成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既生魄至受命于周在示天下弗服之下王若曰

至下文其承厥志在大告武成之下

至下文其承厥志在大告武成之下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蘇傳文王以虞芮質厥成之歲改元九年而崩

蔡傳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

于天下凡九年崩謹考陳氏經云大邦以力自強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以爲可畏小邦以德望人遇文王而獲適所願故以爲可懷文王初無心于德力之辨也黃氏度云先王后稷建邦啟土于郃爲周始祖公劉修后稷之業篤厚也詩稱

爲公劉大王避狄從之者如歸市王迹基于此王季在商武
乙太丁帝乙之世有攘戎之功商王錫圭瓚文王爲西伯克
成累世之勲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王事也故爲受命之
始大雅文王爲受命作周之詩大明爲武王復受天命之詩
緜爲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之詩此追王本旨詩云爰整其旅
以遏徂莒自專征九年而大統未集武王承志伐商而天下
歸之昔湯有天下而尊契是爲建國始祖則周尊后稷無可
疑者推原王業所自來追王斷自大王以下公劉非無功德
而非王迹所由興故亦同之于羣公此皆爲天下公議武王
周公之所以爲達孝者也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先儒皆指爲

稱王之實紂在而稱王斷無此事若文王已稱王何以爲追

稱王之實紂在而稱王斷無此事若文王已稱王何以爲追
王九年自專征伐之後九年今案經言誕膺天命及九年大
統未集乃是武王推度天意以爲受命文考興師伐罪張本
先儒由此致疑復指九年爲改元之實其說非是蔡傳確遵
朱子定論優于蘇傳黃氏頗能曲暢其說然謂文王之王與
大王王季一同追王亦似未的中庸明言周公成文武之德
追王大王王季然則文王之追王宜在先太王王季之追王
尙在後也又案蘇傳謂文王以虞芮質厥成之歲改元並泰
誓觀政于商句傳云文王武王王之也久矣是以文王爲自
稱王也然集中周公論篇云有以文王爲稱王者是以聖人

爲後世之僭君急于稱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
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祖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
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
于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又云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
厥生是追稱而已矣則是蘇氏平時議論亦主追王而以文
王自王之說爲非作書傳時特依孔傳而不覺其說之謬耳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蘇傳有道指其祖父也

蔡傳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底至

也后土社也句龍爲后土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
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
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謹案
底蔡傳訓至似未明晰說文底或以石作砥蓋厲石也玉篇
又訓致也均也平也孔傳云致商之罪愚謂卽是明正其罪
意又孔疏謂此告皇天后土卽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
土然則泰誓所言受命文考者非卽上文丁未紀于周廟之
事乎有道蔡傳與蘇傳同似未直捷孔疏作自稱較優黃氏
度亦云武王自謂有道指紂爲無道也周王二字蔡傳言史
臣追增之者蓋謂武王此時尙爲諸侯也竊意孔疏引曲禮

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言已承藉上祖奠享特釋曾孫二字之意愚謂曲禮天子踐阼臨祭祀外事曰嗣王某武王時已受命文考而稱王則其稱周王發也固宜

蔡氏今考定武成底商之罪至下文罔不率俾在于征伐商之下

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蘇傳天下有罪而逃歸紂者紂皆主之藏如淵藪之聚鳥獸也

蔡傳正卽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爲天下

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獸之聚藪也謹考王氏安石云
歸之之謂主聚之之謂萃藏之之謂淵養之之謂藪

予小子既獲仁人

蘇傳謂亂臣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
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
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
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蘇傳紂師自相攻至血流漂杵非武王之罪然孟子不取者

謂其應兵也惡其以此自多而言之也

蔡傳畧謀畧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元黃色幣也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卽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衆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于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不待血刃

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大定乎謹考朱子曰商人而曰

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大定乎謹考朱子曰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杵或作鹵楯也孔傳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孔疏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林氏之奇云俟天休命者不敢以勝負自必必待天之佑我國家而能勝之此謂俟天休命而已先儒以謂夜雨止畢陳蓋過論也陳氏經云先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以此易鄉反攻之黃氏度云史記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蓋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至殺人血

流漂杵孟子以仁義說齊梁之君抑揚其詞如此七十萬之
衆前攻其後奔逐崩潰安得無蹂踐殺傷故史不沒其實以
見征伐之不如禪讓聖人之所深愧也薛氏季宣云書序稱
武王殺紂而書無一語第二云攻後以北則紂非武王之殺其
死有由矣觀于桀放紂死則湯武之放弑因乎天而順乎人
桀紂罪有淺深非湯武之所能爲也漢儒信尙書今文謂紂
自殺武王親以黃鉞斬紂懸之太白之旗其說太甚賈誼書
曰紂將與武王戰陳其卒伍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
顧以鄉紂走還寢廟鬪死棄其尸于王門之外民皆進蹙之
武王使人帷而守之觀者舉帷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其言畧

與書合最可信觀商人之怨紂雖欲如桀之放其可得乎

武王使人帷下而守之觀者舉帷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其言畢
與書合最可信觀商人之怨紂雖欲如桀之放其可得乎

蔡氏今考定武成恭天成命至用附我大邑周在其承厥志
之下惟爾有神至下文萬姓悅服在罔不率俾之下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閭

蘇傳商容賢者而紂不用車過其閭式以禮之

蔡傳乃者繼事之詞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

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閭族居里門也謹考孔傳衣服

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今案式商容閭

蘇蔡皆依孔傳禮賢之說逸書又云使畢公表商容之閭帝

王世紀云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似與此異然旣式之而
又表之正禮賢之至其說不妨互見或謂商容避紂之亂隱
于太行山故先表其閭則是世本所云亡者乃行遁非死亡
也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
位文法迥別鄭氏康成云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
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漢孔氏亦云商容紂之賢人唐孔
氏卽據此經爲疏且駁鄭說謂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
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地理今釋比干墓在今河南
衛輝府汲縣北十里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蘇傳非獨以惠民亦以示不復用兵也

蔡傳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謹考陳氏櫟云萬姓悅服實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大學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爲公而已釋箕子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爲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爲公也董氏鼎云漢高祖入關除苛解燒與父老約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

言作聖木
獨不能由舊襲用秦法所以周不愧商而漢有愧于周也地
理今釋鹿臺亦名南單臺在今衛輝府淇縣括地志云鹿臺
在衛縣西南二十二里是也鉅橋在今直隸廣平府曲周縣
東北通典云洺州曲周縣紂鉅橋倉在此今河南衛輝府淇
縣東北十五里亦有鉅橋非也

列爵惟五

蘇傳公侯伯子男

蔡氏今考定武成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在大邑周之

下

分土惟三

蘇傳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孟子王制皆云爾

蘇傳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孟子王制皆云爾
此周制也鄭子產言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
至焉而周禮乃曰公之地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
百里男百里凡五等禮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皆妄
也先儒以爲周衰諸侯相并自以過大違禮乃除滅舊文而
爲此說獨鄭康成之徒以謂周初因商三等其後周公攘夷
狄斥廣中國大封諸侯夫攘戎斥地能拓邊耳自荒服以內
諸侯固自如也周公得地于邊而增封于內非動移諸侯遷
其城郭廟社安能增封乎知康成之妄也而近歲學者必欲
實周禮之言則爲之說曰公之地百里而已五百里者并附

庸言之夫以五百里之地公居其一而附庸居其四豈有此
理哉予專以書孟子王制及鄭子產之言考之知周禮非聖
人之全書明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
垂拱而天下治

蔡傳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
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食以養生喪以送死
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
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
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

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

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
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
行武王于此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謹考王氏
充耘云列爵分土法既定須人以守之故任賢使能得其人
使之如何爲政曰重教化使民知禮義重食喪祭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而已惇信明義是以身率之于其先崇德報功是
以勸賞激勵之于其後如此則天下可不勞而治矣其言不
一而其間自有次序陳氏大猷云或問建官惟用賢人然官
各有事賢人各有所能如舜九官皆官也而官所職之事則
有司徒司空作士作稷之異禹臯稷契皆賢也而其能則有
治水明刑播種敷教之殊故建官以賢又必隨其人之所能

以位其事愚按此說雖欠才德並用之意然分別官與事亦不可不知也故附于此

重擬考定武成

今考定武成一篇蔡氏遵朱子遺意作也前後移易甚夥取底商之罪四字綴于征伐商後遂謂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又因列爵惟五非武王語大邑周以上作告詞尙無結束致疑此處缺文當有十數句論者咸謂不可復補矣明歸氏有光特移厥四月至受命于周七十八字置列爵惟五以前跋稱文勢旣順亦無缺文且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可無疑于甲子失

序謹案王若曰一段上接于征伐商頗似朱子所述前輩定本然愚竊疑泰誓嗟我友邦冢君其前有大會孟津之文戊午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厥明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牧誓亦先曰逖矣西土之人乃復繼以王曰獨此篇突呼羣后尙鮮倫次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上下語氣不屬東征過亂何遽及此綏厥士女至用附我大邑周若作武王自言毋論告神與告羣后我周王之稱一何不倫也庶邦君工所受卽伐商之命非柴望以後事經言于周商未亡也列爵分土受封云爾豈受命云爾歸氏所移如皆厥四月後原文則此一月中祀廟柴望俱係以日王來自

商及羣后受命胡獨不以日紀哉鄙意以爲厥四月三十
七字確係錯簡丁未以下惟柴望大告武成及旣生魄共
九字亦宜移置後幅餘皆此篇前路原文華夏蠻貊八字
綏厥士女二十六字乃史臣紀述之詞簡編錯亂遂至文
義難通歸氏卓有定識不欲割裂舊文任意顛倒然亦有
不必移而移應移而不移者錯簡之未盡釐正良可惜也
按泰誓上篇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則是未出師
以前首宜祀廟諸侯咸集先出誓師而後舉行類禡事非
不經誠悉心玩索舉其前後叅錯處畧加辨正原文次第
秩然有不必過爲移動自然完好無缺者今就鄙見一一

釋之朝步自周史臣弗曰王于此行有事伐商不言將兵

秩然有不必過為移動自然完好無缺者今就鄙見一一

繹之朝步自周史臣第曰王于此行有事伐商不言將兵

也由鎬至豐凡二十五里文王廟在焉西土之人非一呼

即集迨丁未祀廟邦甸侯衛皆至蔡傳謂近而邦甸遠而侯衛按周官六服周禮

九服皆侯近甸遠竊意斯時未有定制所云邦甸乃畿甸之謂諸侯蕃衛京邑故曰侯衛若禹貢之奮武衛康王之

誥二三臣越三日庚戌外邦君工亦來聽令然後誓師告衛云耳

于皇天后土而後行于征伐商下移去厥四月三十七字直接下未至庚戌又移去柴望等九

字下接庶邦此豕君如原文時救民如水火既已越境行師若拘日三

十里之常法遲遲我行無是理也孔傳云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

宜速愚謂渡河後將近商郊猶日行八十里則未渡河前尤速可知 戊午渡孟津其地密邇

商郊士女久懷大命不摯之怨撫循四日雲聚景從告神詞內

言作臣本
移去華夏蠻貊八字另入又移綏厥
士女二十六字在師逾孟津之下
癸亥師次牧野詰朝

一戰遂定天下其間撥亂反正發政施仁非朝伊夕暨厥

四月還至舊都釋甲休兵修明典物爰乃柴望大告武成

萬姓悅服下移入厥四月三十七字依蔡氏即接既生魄
三字而接以柴望六字直接列爵惟五至崇德報功復入

華夏蠻貊
貊八字
創制顯庸恩明誼美華夷嚮化端拱垂裳足矣不

揣冒昧重加考定原文錯簡共八十字釐而正之至既生

魄三字易置柴望上者本月紀載不宜異同且以一月壬

辰爲二日推之庚戌已是二十日既生魄乃十六日或云

十七總不當在庚戌日後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丁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庶邦冢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丁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庶邦冢
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
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
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
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
小子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恭天成命肆予東征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逾孟津
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
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
商容闡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
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旣生魄柴望大告武成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
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垂拱而天下治

書傳鹽梅卷第十

上海黃文蓮輯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蘇傳洪範大法也武王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者而孔子于此言之明武王之得箕子蓋師而不臣也箕子之言曰殷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殷亡則箕子無復仕之道以此表正萬世爲君臣之法如伯夷叔齊之志也箕子之道德賢于微子而况武庚乎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爲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

之外賓客之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然則曷爲爲武王陳
洪範也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
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
道則可仕則不可此孔子敘書之意也

蔡傳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未見意也

謹考程子曰武王不會殺紂紂自殺遂言殺紂也林氏之奇

云唐孔氏曰此篇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
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言武王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
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
如孔氏此言則是序之言此者蓋立序之體不得不然亦不

可必其爲說也而說者往往以謂書之序盡出于夫子之手

如孔氏此言則是序之言此者蓋立序之體不得不然亦不可必其爲說也而說者往往以謂書之序盡出于夫子之手必欲以春秋褒貶之義而求之故蘇氏曰殺受立武庚云云此其論箕子之出處以爲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固爲盡善以謂出于夫子序書之意則失之鑿矣

篇首蔡傳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行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謹考鄭氏康成云此篇訓體也朱子曰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

爲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
箇皇極又須又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
稽疑便是考之于神庶徵是驗之于天五福是體之于人這
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王氏柏云此書王者繼天立極之大
典也其綱目爲最明其義理爲最密其功用所關爲最廣其
歸宿樞機爲最精朱子謂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也又曰順
五行敬五事所以修其身也厚八政協五紀所以齊其政也
此皇極所以立也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
考其禍福于人此皇極所以行也王氏樵云人心惟危四語
聖學傳心之妙而未及政事之詳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數語

善政養民之要而未及心源事目之備洪範一篇性命政事
大綱細目兼該全備信乎唐虞以來授受之微言也以丹書
四言武王齋戒而問之則其受此于箕子也可知嗚呼後之
人其可以易而讀之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蘇傳商曰祀周曰年在周而稱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

蔡傳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

也謹考孔傳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

告武成次問天道孔疏此篇箕子所作陳氏雅言云夏氏謂
古者史官于人君言動無不書者豈有武王訪箕子其事如

此之大史乃不錄而箕子自錄之理此說極是且如孔說則于惟十有三祀一句雖說得通而于王訪于箕子一句說不通矣今案陳氏駁孔疏極明但史臣所錄亦不當稱祀蘇傳謂亦箕子不事周之意微近于鑿蔡傳于篇首謂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似從孔疏箕子自作之說此復云因箕子之辭則亦依蘇氏不事周之意思于小序以箕子歸四字殊未敢信竊謂洪範九疇惟箕子能得其傳武王心知已久求教自殷釋囚之後便親至其家訪問經雖不言月日當是厥四月以前事其時王尚在商政皆由舊故仍用商制唐孔氏謂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意卽商家史臣所錄未可知也孔傳

蘇傳皆泥于序言要之箕子不臣于周亦未必從武王歸箕

蘇傳皆泥于序言要之箕子不臣于周亦未必從武王歸箕子如已歸周何爲復走之朝鮮而武王因之封於其地哉地理今釋箕蔡傳國名姓纂云商之圻內僖三十三年晉敗狄于箕者杜預云太原陽邑有箕城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蘇傳隲升彝常也倫理也天人有相通之道若顯然而通之以交于天地鬼神之間則家爲巫史矣故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惟達者爲能默然而心通也謂之陰隲君子而不通天道

則無以助民而合其居矣故武王以天人常類之次訪箕子
蔡傳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隲定協合彛常倫理也所謂秉
彛人倫也武王之間蓋曰天子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
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彛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謹

考朱子曰彛倫指洪範九疇而言王氏充耘云天陰隲下民
是無形聲可驗故武王不知彛倫之所敘者何由鄭氏曉云
相協厥居正是陰隲之實顧氏炎武云彛倫者天地人之常
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
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
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彛倫敘矣今

案蔡傳訓彛倫爲常理此係正解所謂秉彛人倫句乃是旁

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今
[案]蔡傳訓彝倫爲常理此係正解所謂秉彝人倫句乃是旁
引不必泥

箕子乃言曰

蘇傳乃言曰難之也王虛心而後問箕子辭讓而後對也

蔡傳乃言者重其荅也[謹考]孔疏此問荅皆言乃者此天道

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荅也[今案]蘇傳辭讓而後對尙似未

的鄙意是箕子鑒王禮貌之恭求道之切虛己之深然後舉

以告之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
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蘇傳汨亂也九疇如草木之區別也敦厭也執一而不知變
鮮不厭者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謂仁矣好勝之謂克
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謂鯀方
命圯族楚詞云鯀婞直以亡身知其剛愎好勝者也五行土
勝水鯀知此而已不通其變夫物之方壯不達其怒而投之
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以其殛死知帝之震怒也舊
說河出圖洛出書河書爲八卦洛書爲九疇其傳也尚矣學
者或疑而不敢言以予觀之圖書之文必粗有八卦九疇之
象數以發伏羲與禹之知如春秋之以麟作也豈可謂無也
哉董氏鼎纂註有蘇氏曰五行一疇爾一汨而九不畀蓋五
行綱九疇目綱壞而目廢也書傳中却無此語顧董氏所

纂老泉類演說皆著其名惟東坡稱蘇氏(今纂)五行是第
一疇乃蘇氏所自由汨陳其五行句自宜著眼聊附錄于此

纂老泉穎濱說皆著其名惟東坡稱蘇氏今案五行是第一
疇乃眾疇所自出汨陳其五行句自宜著眼聊附錄于此

蔡傳陘塞陳列異與洪大範法疇類數敗錫賜也帝以主宰
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卽下文
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荅蓋曰洪範九疇原出于天鯀逆水
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
天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此
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所敘者也○案孔氏
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
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
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

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卽洛書之數也謹考朱
子語類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又帝
乃震怒不昇洪範九疇彝倫攸斃猶言天奪之監也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言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
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易明言河
出圖洛出書豈得不之信耶未知林說如何曰便使而今天
錫洛書若非天啟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
問彝倫攸敘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
無倫理曰固是今案彝倫攸斃彝倫攸敘正對武王我不知

句獨舉鯀與禹者非但因九疇原本洛書神龜得之治水亦

句獨舉鯀與禹者非但因九疇原本洛書神龜得之治水亦是推明堯倫之敘根于天道而其責在人故九疇特重皇極初一日五行

蘇傳無所不用五行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蘇傳農厚也

謹考孔疏鄭元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曰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蘇傳嚮趨也威畏也用福極使人知所趨避也

蔡傳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入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應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

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事厚之以入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
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于此哉謹考孔傳此已上禹所
第敘張子曰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五行君天
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五事已正然後邦國得而治故次八
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
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
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
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
處六未子曰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洛書
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卽禹法則之事蓋因

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于天下後世也若其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爲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爲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八政則修身不止于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極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五紀則治不止于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歷明時仰以觀于天文矣五居中央

爲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

爲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
時故爲皇極耳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
內環觀者皆于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
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
之準而臨機制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于人矣七位
在酉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爲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
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于幽明矣八位
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爲庶徵庶徵則往來相
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
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爲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

于一身而通行于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于洛書者如此後學不悟此章具洛書之文例以空談而說之則陋矣歸氏有光云前四疇責之于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于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于皇極而言五福于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又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

敘其目而演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蘇傳此五行生氣也生成之數解見易傳

謹考易傳云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

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終不得烝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無所傳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于陰陽之象陽加陰則為水為木為土陰加陽則為火為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無五行之用此蓋解五行之生數也又云水火木金不得土土不得是四者皆不能成夫五行之數始于一而至于五足矣自六以往者相因之數也水火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水火木金四者成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而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此蓋解五行之成數也

蔡傳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

也敬農協建又明念響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

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最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謹考孔傳五行以下箕子所陳孔疏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朱子曰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蘇傳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為德火

不炎上則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為德木曰曲直謂其能從

蘇傳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爲德火
不炎上則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爲德木曰曲直謂其能從
繩墨也木不曲直則不能棟宇故木以曲直爲德金曰從革
謂其能就鎔範也金不變化則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爲德
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于稼穡不曰曰而曰
爰爰于也曰者所以名之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蓋曰于
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

蔡傳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
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
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謹考孔傳種曰稼斂曰
穡張子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

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襍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變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燥得水之精于土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王氏安石云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清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器械可知

也所謂木變者何炳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

也所謂木變者何炳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
土化者何能燥能潤能散能斂此之謂化水因者何因甘而
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火革者何革生
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朱子曰自水曰
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
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陳氏大猷云物之生其初皆爲水其
終皆爲土五行之相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所以相治也潤
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
穡以用言土非止于稼穡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也卽稼穡
而推五行則潤下用之于灌溉也炎上用之于烹飪也曲直

之斲削從革之鎔範用之于宮室器用也今案此節孔傳謂言其自然之常性蘇傳謂皆其德蔡傳則分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爲性而稼穡爲德較細潤下炎上蘇傳似作一串講蔡傳遵朱子意皆分而爲二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蘇傳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爲急故舉味以見其餘也

蔡傳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于民用也謹考孔疏上言曰者言其本

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卽言作下五

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夏氏撰云五味必言作者水之

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卽言作下五
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夏氏僎云五味必言作者水之
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
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
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
亦然陳氏師凱云五行之聲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
行之色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朽火焦木
糴金腥土香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蘇傳人生而有耳目口鼻視聽言思之具有知而外有容

與生俱生者也今五事先貌而次言然後有視聽已而乃有
思何也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自其始孩而貌知
一恭見其父母匍匐而就之擊跪而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
長而知言語以達其意故言從者次之于是始有識別而目
乃知物之美惡耳乃知事之然否于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
矣故視明聽聰思睿者又次之睿者達也窮理之謂也貌恭
而人畏之謂之肅言從而民服之謂之又視明而不爲色所
眩謂之哲聽聰而不爲言所移謂之謀致思自窮理盡性以
至于命謂之聖此天理之自然由匹夫而爲聖人之具也聖
人以爲此五者之事可以交天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山川之

有草木如人之有容色威儀也故貌爲木而可以治雨金之

人以爲此五者之事可以交天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山川之
有草木如人之有容色威儀也故貌爲木而可以治雨金之
聲如人之有言也故言爲金而可以治暘火之外景如人之
有目也故視爲火而可以治燠水之內景如人之有耳也故
聽爲水而可以治寒土行于四時金木水火得之而後成如
人心之無所不在也故思爲土而可以治風此洪範言天人
之大畧也或曰五事之敘與五行之敘異蓋從其相勝者是
殆不然聖人敘五事專以人事之理爲先後如向所云者其
合于五勝適會其然耳從而爲之說則過矣

蔡傳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
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

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謹考朱子語類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入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得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畧有不齊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亦以其嚴否曰然黃氏幹云水

貌雨太陰火言陽太陽木視煥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

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亦以其嚴否曰然黃氏幹云水
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煥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
于陽或偏于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
身之全體故貌言爲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又
云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便自脗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
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
人有體便能有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
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
初故水但能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
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旣具則人之
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

之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程氏若庸云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牽合傳會莫能相通千有餘年至黃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者對峙而爲體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而爲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水火土而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不相妨體與用不相悖千古之疑于此判矣今案蘇傳發明五德之用極有意味而其言五行五事之相比則從漢儒五行傳五行傳曰貌屬木言

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蓋以相克爲敘孔疏謂此伏生

言五行五事之相比則從漢儒五行傳五行傳曰貌屬木言之書也至蘇氏轍則云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又依素問以相生爲敘蔡傳遵朱子所取吳氏說而黃氏尤曲暢其旨五事之敘卽依五行之敘最爲直捷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蘇傳食爲首貨次之祀次之食貨所以養生而祀所以事死也生死之理得則司空定其居居定而後可教旣教而後可誅故司空司寇次之所以治民者至矣然後治諸侯治

諸侯莫若禮所以賓之者備矣而猶不服則兵可用故賓而後師

蔡傳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謹考孔疏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王氏安石云自食貨至于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林氏之奇云一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補助

之類是也一曰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

物也林氏之奇云一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補助之類是也二曰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三曰祀者報本反始之政也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夫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是也四曰司空者度土居民之政也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其所之類是也五曰司徒者教民之政也如學校選舉之類是也六曰司寇者立法懲姦之政也如五刑之屬是也七曰賓者交際酬酢之政也如冠婚喪祭鄉飲相見之類是也八曰師者寓兵于農以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閱之法是也朱子曰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呂氏祖謙云司寇以上皆內治賓師爲外治今案呂氏所謂內治外治卽蘇傳之意

四五紀一曰歲

蘇傳歲星所次也

蔡傳歲者序四時也

謹考黃氏度云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所

以紀歲

二日月

蘇傳月所躔也

蔡傳月者定晦朔也

謹考黃氏度云月一日行天十三度而

贏二十九日過半而已周天與日會所以紀月

三曰日

蘇傳日所在也

蔡傳日正躔度也 **謹考**黃氏度云自夜半至明日夜半日一

蔡傳日正躔度也謹考黃氏度云自夜半至明日夜半日一出没行天一度所以紀日陳氏師凱云躔者日行于度也日行每與月爲一月一會之期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七分十二會而成一歲則日行之度尙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謂之閏餘積之三歲則置閏月以貯之故日行惟在于正躔度躔度既正則日月之會無先後之差而餘分之積免失閏之謬由是日月曰歲皆可協矣

四曰星辰

蘇傳星二十八宿辰十二次也星辰者歲日月之所行也此四者所以授民時也

言作曆本
卷一
蔡傳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謹考黃氏度云
星二十八宿辰其次也日百刻二十八宿晝夜迭見而天行
周十二次故曰十二辰亦曰十二時所以紀星辰今案星二
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
日短星昴皆經星也不當兼言緯星鄭君專以爲五星而孔
傳不同鄭說疏云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用也

五曰歷數

蘇傳以歷授民時則并彼四者爲一矣豈復與彼四者列而
爲五哉予以是知歷者授民時者也數者如陽九百六之類
聖人以是前知吉凶者也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蔡傳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日月星辰也謹考孔傳歷

聖人以前知吉凶者也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蔡傳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日月星辰也謹考孔傳歷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敬授民時孔疏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旣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氣之歷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以紀度數是也吳氏澄云歷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遲疾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

今案疏傳主節氣言甚的吳氏說最爲分明與上四紀自別
蘇傳解數字頗新其實歷數之紀節宣時序而吉凶亦在其
中

五皇極

蘇傳大而無際謂之皇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之皇至而無
餘謂之極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道有進此者乎
故曰極亦曰中孔子曰過猶不及學者因是以謂中者過與
不及之間之謂也陋哉斯言也瞶者之言不粗則微何也耳
之官廢則粗微之制不在我也聰者之言無粗微豈復擇粗
微之間而後言乎中則極極則中中極一物也學者知此則

幾矣

蔡傳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所取正焉者也謹考朱子曰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到後面以爲天下王其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又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諸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

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于皇極
 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于此而并失于彼是以其說層
 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始亦無問其他但即
 經文而語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
 為何等語乎今案漢五行志亦云皇君也蔡傳訓皇極確遵
 朱子之意蘇傳亦不訓極為中故朱子曾曰東坡書傳中說
 得極字亦好

皇建其有極

蘇傳大立是道以為民極

蔡傳建立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

下之為父子者于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

蔡傳建立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

下之爲父子者于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
夫婦者于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
于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
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謹考朱子皇
極辨曰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
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
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
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
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天
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于是而取則焉語其仁

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尙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于一終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于天下也黃氏度云何以爲有極有生于無無不可名象及其有則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彰焉必能大建此有極使斯民嚮福而畏極而後人之道立矣陳氏櫟云自至理之妙而無形可見言

之曰無極自至理之實有言之曰有極

極而後人之道立矣陳氏櫟云自至理之妙而無形可見言之曰無極自至理之實有言之曰有極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蘇傳我有是道五福自至可以錫庶民矣

蔡傳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謹考朱子皇極辨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黃氏度云一協于極而五福皆備故謂之斂陳氏櫟云九疇雖至五福而終五福實自皇極而出

于汝極

蘇傳我有是道則民皆取中于我

錫汝保極

蘇傳我有是道則民皆保我以安我以五福錫民民以保安

錫我

蔡傳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謹考朱子皇極辨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陳氏櫟云錫汝保極蔡西山曰民享君之福所以歸于君之極而與君保此

極也九峰蓋用父說而不用師說辨中雖不免析錫汝及保

保極蔡西山曰民享君之福所以歸于君之極而與君保此
極也九峰蓋用父說而不用師說辨中雖不免析錫汝及保
極爲二義然錫汝對上敷錫有眼目又君長爲標準之說有
意味辨較優云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
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斃獨而畏高
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
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
作汝用咎

蘇傳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受無所不可苟非淫朋比德自

棄于邪者皆可受而成就之與作極也有猷者有謀慮者也
有爲者有材力者也有守者有節守者也皆可與作極者也
汝則念之勿忘也雖不協于極而未麗于惡者汝則受之勿
棄也有自言者曰我所好者德也雖真僞未可知汝則錫之
福則人知爲善之利斯大作極矣虐斃獨而畏高明則人慕
富貴厭貧賤利不在于爲善矣人之有能有爲皆得自進而
邦乃昌雖正人亦有見而後仁旣富而後爲善者汝知其不
邪斯可進矣不必待其有善而後祿也汝見正人而不能進
使與汝國家相好則此正人亦或去而爲惡也于其無好德
者所謂淫朋比德自棄于邪者也斯人而錫之福則汝亦有

咎矣大哉皇極之道非大人其孰能行之嗚呼此固經經者

者所謂淫朋比德自棄于邪者也斯人而錫之福則汝亦有咎矣大哉皇極之道非大人其孰能行之嗚呼此固硜硜者之所大笑也歟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必有欺我而敗事者矣然得者必多失者必少唐武氏之無道也獨于進人無所留難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材其後開元賢臣致刑措者皆武氏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而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昔常袞爲相艱于進人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之未期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其曰非親舊莫由知若祐甫與贄真可與論皇極者也

蔡傳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

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未合于善不陷于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于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汝于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榮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有能有才

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
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
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
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于其不好德
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
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
皆可能也謹考陳氏櫟云書之知人安民詩之宜民宜人皆
以人爲有位者民爲下民此亦當然證之三德疇人用側頗
僻民用僭忒可見朱子單言民大約言之耳民人所以然惟
以君建極故也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興大畧相似不

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黃氏度云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彼豈能感恩知義亂臣賊子皆發于驕奢淫佚其作也汝必
罹其咎矣商世家之患已作盤庚具乃貝玉先惡于民紂草
窳姦宄脅權相滅皆世家也故箕子作汝用咎之戒爲武王
言之今案朱子皇極辨人民不分惟蔡氏以人爲有位之人
凡厥庶民至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傳云此言庶民也人之有
能有爲至其作汝用咎傳云此言有位者也較細而康而色
孔傳謂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王安石云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色之謂也黃氏度并以予攸好德爲安汝顏色而語之
然汝則錫之福與汝則念之皇則受之文法相似故陳氏攖

云愚案而康而色辨傳皆作民言于兩而字未協而汝也去盡

然汝則錫之福與汝則念之皇則受之文法相似故陳氏纒
云愚案而康而色辨傳皆作民言于兩而字未協而汝也蓋
依孔注皆指武王言汝康和汝色俯就誘掖之則人感發于
君曰我所好在德則君迎其善意而錫之福蓋攸好德爲五
福之一實福之本也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孔疏引荀卿書云
蓬生麻中不扶自植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極得斯其二字之
神人之有能有爲與上文有猷有爲有守者自別曰羞其行
則非登進之謂也王氏柏謂有位之人雖材具足以趨事赴
功而未必實有此德則嘉謀善計未必有也厲操守節未必
能也人君必使之進于實行有以稱其才則庶乎邦可昌矣
凡厥正人句與凡厥庶民文法相同孔傳謂凡其正直之人

朱子皇極辨以爲凡欲正人者惟蔡氏引康誥定其爲在官
之人陳氏櫟謂與上下文理相協其作汝用咎孔傳謂其爲
汝用惡道以敗汝善朱子皇極辨謂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
無善蔡傳似遵孔說以咎字貼人身上畢竟未穩蘇傳較直
捷林氏之奇謂徒爲我之過咎而已與蘇傳相似而微異黃
氏之說最爲曲暢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蘇傳偏陂反側而作好惡此最害皇極者皇極無可作可作

蘇傳偏陂反側而作好惡此最害皇極者皇極無可作可惟

非皇極也去其害皇極而已

日蔡傳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于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于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者也謹考朱子曰無有作好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為耳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如何如此反覆說只是得人反覆

思量入心來則自有所見矣陳氏大猷云此承上文言人君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申第一節凡厥庶民惟皇作極之義陳氏櫟云六王字卽指皇極之君義道路卽指皇極互辭協韻耳遵有不敢違之意至王道蕩蕩三句則自合乎王道無事于遵矣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實有之極亦君民同有之極也陳氏雅言云會極者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與極猶二也歸極者如行者之到家食者之得飽與極爲一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蘇傳天之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蓋粗有象數而已禹

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皇極之敷

蘇傳天之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蓋粗有象數而已禹
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皇極之敷
言也帝以數象告而我敷廣其言爲彛訓亦與帝言無異故
曰于帝其訓之旨皆其恩育而旨歸之意歸之王言也
蔡傳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
反復推衍爲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
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
之妙如此謹考夏氏僎云曰字箕子更端之言今案敷言二
字當依蘇傳就箕子說蔡傳謂上文敷衍之言是也謂人君
以至極之理反覆推衍爲言則非是彛是訓方就人君說猶
詩言是則是做也彛是身教訓是言教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蘇傳皇極非獨天子事也使庶人而能訓行此敷言者其功烈豈可勝言哉亦足以附益天子之光明且能使其民愛其君如父母也

蔡傳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于庶民性一而已庶民于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謹考王氏充耘云上言人

君立教一本于天此言庶民歸極則歸功于君君代天立教

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謹者王氏充耘云上言人
君立教一本于天此言庶民歸極則歸功于君君代天立教
但知有天而已庶民因君以復其性但知有君而已今案上
文云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此言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
是行是言君之教民代天宣化民之從君近光我后皆不外
此敷言也皇極之敷言五字皇字當一逗而以極之敷言四
字與是彝是訓連讀方與此節文法相合曰天子作民父母
以爲天下王愚謂天子尊之也父母親之也合尊與親之爲
天下王申言皇字之義也蔡傳謂言民而不言人舉小以見
大非也箕子申明皇之所以爲皇而深憂有位之人擅作威
福以至皇極下替諄諄垂誠在惟辟作福四十八字而錯簡

于三德疇高明柔克之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

爨友柔克

蘇傳不剛不柔曰正直孔子曰以直報怨平安無事用正直

而已爨和也過彊不順者則以剛勝之人治之和順者則以

柔順之人養之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也

蔡傳克治友順爨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

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強弗友者強梗

弗順者也爨友者和柔委順者也謹考林氏之奇云正直剛

克柔克此三德之目平康正直以下則釋三德之用以盡其

義也世之平康則剛柔皆不可偏勝而正直之用于是為宜

克柔克此三德之目平康正直以下則釋三德之用以盡其
義也世之平康則剛柔皆不可偏勝而正直之用于是爲宜
然世不能常平康而有所謂彊弗友燮友之時則德亦不能
常主不剛不柔而必有所謂剛克柔克以禦之此所以有三
德之不同而其用之亦各有其時是猶持權衡者未嘗不欲
其平然而不能無低昂也抑其昂舉其低然後不失其爲平
黃氏度云平平易康安和王氏柏云正直二字先儒多作兩
義說故與剛克柔克爲不協平康者不待于克但正以直之
而已直之云者如夫子敬以直內之直孟子匡之直之之直
此用字也非定字也故與克字相對今案王氏所言定字者
上文王道正直作兩義說與此異也蘇傳訓不剛不柔蔡傳

訓無邪無曲皆所不取以正對剛柔以直對克字其說似優
強弗友剛克爨友柔克蘇傳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自好而
謂以剛勝之人治之柔順之人養之照依常解人字亦覺添
設至林氏謂世不能常平康而有所謂彊弗友爨友之時蓋
專主世道言也然世之平康立言自順而所謂彊弗友爨友
之時似覺牽強愚意三者俱宜兼人言如論語求也退由也
兼人之類詳具下文註中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蘇傳沈潛地也坤至柔而動也剛是以剛勝也高明天也天
爲剛德猶不干時是以柔勝也坤六二直方大乾上九亢龍

有悔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體柔以納臣也

有悔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體柔以納臣也

蔡傳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民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于皇極者蓋如此

謹案蘇傳沈潛地也高明天也臣當執剛君當體柔其說俱本孔傳林氏之奇謂漢孔氏之論殊失經旨固未可從至蔡傳謂剛柔之用四以強弗友剛克

爲以剛克剛燮友柔克爲以柔克柔愚竊不能無疑范氏祖
禹謂剛克爲剛勝柔柔克爲柔勝剛如經云威克厥愛愛克
厥威之克此克字正解也論語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
退之此卽是聖人之剛克柔克進之是剛克柔退之是柔克
剛也林氏之奇採范氏刑罰世輕世重之說姑毋論善俗宜
民不當專言刑罰就周官所用中典者乃馭世之微權非致
治之良法也况乎以此解剛克剛猶爲近似而柔克柔之說
仍覺難通沈潛高明雖不必依孔傳分貼天地然已是各得
其正如何尙要去克反覆思之未得其解林氏之奇謂剛克
以禦強弗友然患其過而爲亢也于是從而沈潛之蓋抑其

過而歸之于中也柔克以御燮友然患其不及而爲懦也于

以禦強弗友然患其過而爲亢也于是從而沈潛之蓋抑其
過而歸之于中也柔克以御變友然患其不及而爲懦也于
是從而高明之蓋引其不及而歸之于中也又似以火濟火
以水濟水故患其過而爲亢不及而懦亦尙未穩惟黃氏度
云彊至于弗可友是爲剛剛過爲當克和而友是爲柔柔過
爲當克沈潛剛之克也高明柔之克也剛能沈潛柔能高明
斯皆協于正直此又融會林氏之說以釋下二句而別創一
解以釋上二句最爲盡善疇言剛克柔克各三而義亦不一
強弗友二句明剛柔之當克沈潛二句明剛柔之所由克以
申言剛克柔克之旨然則剛柔之用非有四也如必以正直
用一剛柔用四謂三德亦分爲五則陋矣

言作臣本
卷一
三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蘇傳聖人之憂世深矣其言世爲天下則旣陳天地君臣剛
柔之道矣則憂後世因是以亂君臣之分故復深戒之

蔡傳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
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頗不
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
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
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謹考陳氏
櫟云此所謂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

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皆效而陵僭無一安其分者今案三德

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皆效而陵僭無一安其分者今案三德
曰又所以治民也正直剛克柔克所以又之者至矣忽接惟
辟作福等句與三德無關先儒強爲牽合說多支離嘗因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二句似與五皇極內凡厥庶民無有淫
朋人無有比德恰相照應竊疑此四十八字當在爲天下王
後反言以結皇極之文而錯簡于此者也及見吳氏澄纂言
移此于五福六極之後細按此言福與威者爵祿慶賞所以
命德五刑九伐所以討罪與第九疇福極不同惟王氏柏書
疑移于爲天下王之下實獲我心而胡氏一中定正洪範從
吳氏不從王氏未知何意申氏時行解臣之有作福作威王

食五句云皇建有極則威福玉食自天子出皇之不極則威
福玉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必然之勢也自天子出則家不
異政國不殊俗自諸侯大夫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
然之勢也大臣法然後小臣廉在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位
之人相觀而化因之而側頗僻不但比德而已上有道揆然
後下有法守今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下之民從風而靡因
之而僭忒不但淫朋而已所謂甚言其害也考申氏會編講
作福作威亦承三德來而此段疏解實足闡王氏書疑考定
之旨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蘇傳將與卿士皆謀及之其可不擇而立乎

蘇傳將與卿士皆謀及之其可不擇而立乎

蔡傳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著曰筮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乃命卜筮

蘇傳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

蔡傳見上謹考林氏之奇云蘇氏說亦是蓋如周禮春官太

卜掌三兆三易之法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龜人掌六龜之屬

董氏掌共燠契以待事占人掌占龜皆是所擇以建立其官而命以卜筮之職者也故春秋之時卜徒父史墨之類皆是

逐國建立之官則命以下筮非所建立之人則不得卜筮古

之制也

曰雨

蘇傳其兆如雨

曰霽

蘇傳如雨止

曰蒙

蘇傳如蒙霧

曰驛

蘇傳兆絡繹不相屬



蘇傳兆絡繹不相屬

曰克

蘇傳兆相錯入也

蔡傳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

謹案驛蘇蔡二傳作絡驛孔傳作落驛疏云落驛希疏之意雨霽旣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則蒙爲氣連蒙闇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也又云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

所遇無先後也

曰貞曰悔

蘇傳春秋傳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其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

蔡傳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謹考王氏安石云貞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動乎外豈皆有悔哉而以外卦為悔者悔生乎動

故也陳氏師凱云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韋昭云會筮之辭也

故也陳氏師凱云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尙有晉國

韋昭云俞筮之辭也

得貞屯悔豫皆入也

韋昭云內曰貞外曰悔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入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

動朱子啟蒙三爻變則占本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

為悔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入蓋

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二

三上在兩卦皆為入故云皆入而司空季子曰皆利建侯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蘇傳衍推也忒過也謂變而適他卦者也卜用其五占也于

二曰貞曰悔此其不變者耳又當推其變者皆占之

蔡傳凡七兩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兩霽蒙驛克也占二貞

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謹考陸氏德明云
占用二馬云占筮也朱子曰洪範卜五卽龜用二卽著申氏
時行云衍忒卽是稽疑推衍非待已過差而然是未然之事
疑其或有過差而預以下筮推衍之所以斷其吉凶也今案
衍忒孔不爲傳孔疏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
而卜否也蘇傳訓推訓過蔡傳從之但蘇氏仍依鄭王舊說
專指筮事劉氏彙云卜五占二者可以推衍其義以知差忒
然後凶禍得以預防悔吝得以先備蔡氏就蘇氏所訓而以
爲推人事之過差卽劉氏意也申氏謂卽稽疑亦通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蘇傳旣立此人爲卜筮矣則當信而從之其占不同則當從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蘇傳既立此人為卜筮矣則當信而從之其占不同則當從眾

蔡傳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謹考孔

傳從二人之言善鈞從眾也林氏之奇云儀禮士喪禮云凡

卜日卜人先奠龜西塾上有席楚焯置于爇在龜東族長蒞

卜宗人立于門西占者三人在其南以是知古者將卜必立

三人也程氏若庸云皇極雖建不敢自是國有大事參諸人

謀鬼謀以決其疑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

行之象數參之一從一逆可以驗其得失矣然稽疑以卜筮

爲重而龜爲尤重也今案蔡傳所云舊說蓋孔傳如此原兆周之兆蔡氏元定謂禹敘洛書時未有原兆周易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蘇傳聖人無私之至視其心與卿士庶人如一皆謀及之周禮有外朝致民之法然上酌民言聽輿人之誦皆謀及之道也

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

于入用靜吉用作凶

蘇傳內祭祀昏冠之類外出師征伐之類

蔡傳稽疑以龜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
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
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
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
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著卦之德著重
而龜書不傳云謹考顧氏炎武云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
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爲主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
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有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

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太卜
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
傳曰筮短龜長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志
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
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今案子孫其逢吉傳疏皆作後
世遇吉故歷來五字連讀愚謂此吉字應如下三條另作句
馬氏融云逢大也竊意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也身康寧
而子孫昌大也此爲最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蘇傳貌木也其徵爲雨言金也其徵爲暘視火也其徵爲燠

聽水也其徵爲寒思土也其徵爲風聖人何以知之以四時

蘇傳貌木也其徵爲雨言金也其徵爲暘視火也其徵爲燠

聽水也其徵爲寒思土也其徵爲風聖人何以知之以四時
知之也四時之氣木爲春春多雨故雨爲貌徵金爲秋秋多
旱故暘爲言徵火爲夏夏多燠故燠爲視徵水爲冬冬多寒
故寒爲聽徵土爲四季而風行于四時故風爲思徵箕子旣
敘此五徵矣則又有日時者明此五徵以四時五行推知之
也

蔡傳徵驗也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雨屬水暘屬
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
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
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

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文案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于五行庶徵則本于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謹考孔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朱子語類問五行所屬曰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屬水自分曉如何

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閱二一年左傳曰金

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閔二年左傳曰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第相屬今案蘇傳依舊說未可從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蘇傳備者皆有而不過也極備者過多也極無者過少也此五者有一如此則皆凶也

蔡傳備者無缺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庶草且蕃庶矣則其他可知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準是謹考王氏克耘云五者順序何獨見庶草繁庶蓋物皆藉雨暘燠寒風以生長收藏然如

後彫松栢不足以見天道之逆順惟草最柔脆易榮易枯雨
暘及時則萎萎豐茂一或愆期則其憔悴可立而待故獨指
此爲言王氏安石云極備極無饑饉疫癘之所由作故曰凶
陳氏大猷云五者來備至蕃庶卽下文之休徵也極備極無
之凶卽下文之咎徵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
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蘇傳貌不肅則狂

謹考朱子曰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是有滋潤底意思所以
便說時雨順應之乂時暘若乂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

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

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又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爲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卽有此一應統而言之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于暘又自致暘無與于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又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今案若順也王氏安石作如字解不主感

應說非是

曰僭恒暘若

蘇傳言不從則僭僭不信也

曰豫恒燠若

蘇傳視不哲則豫豫淫樂于色也

曰急恒寒若

蘇傳聽不聰則急急過察也

曰蒙恒風若

蘇傳思不睿則蒙蒙暗也

蔡傳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

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

蔡傳狂妄借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

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幾應感之徵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謹考孔疏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今案黃氏度訓豫爲遲緩較二傳爲優劉氏彝云一德正于中則五事治于外一氣正于中則五氣順于時以形而言之則各宜類舉聖人觀之所

以念己政之得失也以德而召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
以應天道以淵默也陳氏大猷云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
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煥年理之常也堯九年之水湯
七年之年數之變也理者聖賢之所守數非聖賢之所泥堯
湯雖不能無此變而卒能銷其變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
之理聖人所以回造化也陳氏師凱云蔡氏旣曰休咎各以
類應又以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者是何言之相
反也蓋言理不可爽事不可泥以深懲漢儒穿鑿之弊以解
後世之惑耳經文明言念用庶徵又曰王省惟歲且以五事
之得失詳著其效驗如此是固人君之所必當省念而克謹

之得失詳著其效驗如此是固人君之所必當省念而克謹
天戒者豈妄爲虛文以厚誣天人哉

曰王省惟歲

蘇傳自此以下皆五紀之文也簡編脫誤是在此其文當
在五曰歷數之後莊子曰除日無歲王省百官而不兼有司
之事如歲之總日月也

謹案王省惟歲以下蘇氏因上文論五事與五氣相應其義
已備故定爲錯簡金氏履祥從之並云東坡蘇氏無垢張氏
石林葉氏容齋洪氏皆曰此章當爲五紀之傳吳氏澄遂移
于五曰歷數之下以此句至家用不寧爲申言歲月之紀庶
民惟星三句爲申言星辰之紀日月之行至則以風雨爲申

言歷數之紀考林氏之奇則云九疇雖別而爲九其實更相經緯以發明治天下之大法今以其有歲日月星遂以爲當屬于五紀之下則是上文肅時雨若有肅乂哲謀聖之文亦當屬于五事之下皇極斂時五福亦當屬于五福之下如此則九疇不相爲用渙然而離矣此豈箕子之本意哉曾子固之說曰此章之所言者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者也與王共其事者卿士也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

也此說爲善黃氏度亦云五紀會歲月日星以起歷數而立

也此說爲善黃氏度亦云五紀會歲月日星以起歷數而立
天道庶徵序歲月日時以成歲功而驗休祥事辭雖相涉而
其用不同愚謂省卽念用之意歲月日時無易日月歲時旣
易卽所謂休徵咎徵也不必從五紀傳文之說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蘇傳卿士亦不侵師尹之職也

蔡傳歲月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
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
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
害各以其大小言也謹考陳氏櫟云引周禮太宰歲終受百

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以証此章亦一說但王卿尹省休咎于歲月日之時者所包甚大安止此哉曰字更端而言庶徵之候王之得失其徵以歲故王所省察惟一歲之時之休咎卿士得失其徵以月故卿士所省察惟一月之時之休咎師尹放此卿士不言省蒙上文也潘氏士遴云卿士執政之官師長尹正謂諸有司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蘇傳歲月日時相奪則百穀不成君臣相侵則治不明俊民微而家不寧

蔡傳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

蔡傳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
 所感也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
 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于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
 其小也謹考朱子曰歲統月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
 小者所理小而詳君秉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歲月日
 時之不易則休徵可致反是則為咎徵黃氏度云歲月日時
 無易以大統小為序也日月歲時既易上下相陵為無次也
 君不治大體而侵下親小事與臣不代有終而冒上居成功
 皆為失道今案黃氏此說原本鄭氏康成大陳君臣之象成
 皇極之事意發明朱子君君臣臣之旨最為曉暢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蘇傳箕好風畢好雨月在箕則多風在畢則多雨言歲之寒燠由日月其風雨由星以明卿士之能為國休戚庶民之能為君禍福也

蔡傳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

按漢志作風

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

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

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

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

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按漢志無南字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土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眾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

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謹考朱子曰二十八宿環遶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案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日好日從乃假設以諭人事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也陳氏櫟云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

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

皆庶徵之事也陳氏櫟云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

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
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于星以驗其
安否之說信矣今案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傳謂政教失常
以從民欲亦所以亂疏云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
雨喻人君政教失常云云者蓋泥于多風多雨兩多字耳惟
朱子說得最圓渾蔡傳異欲二字亦未穩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蘇傳無疾病

四曰攸好德

蘇傳作德心逸日休其為福也大矣

五曰考終命六極

蘇傳極窮也

蔡傳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

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

福之急緩為先後

一曰凶短折

蘇傳不得其死曰凶

二曰疾

蘇傳多疾病

三曰憂

蘇傳人有常戚戚者亦命也

蘇傳人有常戚戚者亦命也

四曰貧五曰惡

蘇傳醜陋也

六曰弱

蘇傳疋劣也福之反則極也極之對則福也五與六豈其盡之皇極之建則多福不建則多極皆其大略也必曰何以致之則過矣

蔡傳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于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

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感應之
理微矣謹案孔傳惡訓醜陋弱訓疋劣蘇傳從之孟子曰雖
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然則醜貌不可云極疋劣
亦疾耳鄭氏康成謂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蔡傳訓
惡與弱爲剛柔之過優于蘇傳陳氏大猷謂陷于不善者惡
也雖欲爲善而不能自強者弱也尤覺分明王氏充耘謂五
福不言貴六極不言賤蓋貴未必爲福賤未必爲極若曰不
言貴欲人之安于賤則獨不欲使人安于貧乎此則因王氏
安石有欲賤者安其賤之說故闢之曾氏鞏云九疇者皆人
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于民福之在于民

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

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于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于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于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于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金氏履祥云古者上下有分非祿無自富者故五福不言貴言富則貴可知矣攸好德者學問之事而以爲福者人生而惡弱昏愚者多矣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福之大者若使此心

昏庸所好非德雖壽富安逸所謂飽暖逸居而無教祇以荒
亡戕賊近于禽獸何足以爲福哉所以好德接壽富康寧之
後五福之好德亦猶五行之土五事之思而乃居四者以考
終命爲人生之終事故易居五而以好德居四所以總壽富
康寧而以保其考終者也虞氏德隆云次九人君不以一身
爲福極以天下爲福極王道之成有勸無威至治之世有福
無極此上天陰陽相協之至理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蘇傳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一篇亡

蔡傳與蘇傳同謹考孔疏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

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賚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

蔡傳與蘇傳同謹考孔疏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

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賚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





矣也樂時云性育也昔為諳對諳發阜云大性于饋貽此邦
 曰樂與公以言其尊之云五然限惡與皆為變惡曰昔為尊
 以樂言云既與也風散音信其變之官與云變亦尊也變與

書傳鹽梅卷第十一 上海黃文蓮輯

旅葵第七 周書

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

蘇傳召公也

蔡傳獻貢也

篇首蔡傳西旅貢葵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

訓體也因以旅葵名篇今文無古文有謹考金氏履祥云皇

王大紀繫于成王之紀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

蘇傳西方之國有以葵為貢者旅陳也春秋傳曰庭實旅百

犬四尺曰獒。國有以獒爲貴者，刺出春煇，曰獒。獒，百
蔡傳曰：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
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

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
道自通，非武王有意于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
夷國名，獒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
趙盾，盾躊躇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躊躇而從之，則獒
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于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謹

案：西方之戎有國名旅，又旅訓陳，釋詁文也。疏以西旅之旅
爲國名，而以太保作旅，獒爲陳，戒謂二旅字同而義異，較優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

爲國名而以太保作旅葵爲陳戒謂二旅字同而義異較優

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
服

蘇傳如以肅慎楛矢分陳之類使知王能以德致四夷之物
况諸夏乎

蔡傳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謹德蓋一篇之
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
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昭示也德之致謂所貢方物
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謹考孔疏昭德
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

獻常職也林氏之奇云明王之于四夷所貢之方物不苟受也惟服食器用不責彼之所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也責彼之易得求我之有用而我尤無所利焉必以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展親于同姓之國凡此皆聖人不貪之寶也虞氏德隆云慎德與修德不同明王已自有德故欲謹之合下矜細行看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蘇傳如以夏后氏之璜分魯之類以布親親之意

蔡傳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謹考黃氏度云

分賜寶玉于同姓伯叔諸侯是用展親親之恩焉同姓諸侯

亦有常職矣天下同一姓榮懷同之率職奉貢不待言也故以

亦有常職矣天下一姓榮懷同之率職奉貢不待言也故以親親爲重金氏履祥云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物也以寶玉爲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以方物爲重所以示服遠互文以見義也王氏充耘云寶玉亦德之所致互文耳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蘇傳同是物也有德則貴無德則賤

蔡傳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謹考朱子曰易改也言人不足以易物惟德足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居其位者

如寶玉雖貴若有人君之德則所賜賚之物斯足貴若無其德雖有至寶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今案孔疏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云云蘇傳括其大意而朱子亦訓易爲改易人字主王者說不指諸侯上下文勢似較聯貫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蘇傳君使臣以禮

蔡傳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蘇傳小人學道則易使

蔡傳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

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

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謹考孔疏太甲

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

侮民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今案君子以位言蘇

傳依孔疏較優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蘇傳不以聲色為役

蔡傳貞正也不役于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謹

考王氏樵云二句一戒一勉意耳目不專指聲色大凡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而入言須心爲主不可爲耳目所役事之不可爲不可爲一斷之以百度之正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謂志不可役物百事之節惟其正如興居有節或以遊畋聲色燕飲而失興居之正皆爲耳目所役也如號令政事有節或求取不合于禮納受不以其正而褻王言瀆政體亦爲耳目所役也**今案**孔傳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蘇傳因之林氏之奇亦謂耳不役于聲目不役于色惟王氏樵以爲不專指聲色頗優但所云一戒一勉是

依蔡傳惟其正而已惟字作著力字解不及孔傳孔疏亦引

依蔡傳惟其正而已惟字作著力字解不及孔傳孔疏亦引
昭元年左傳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自好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蘇傳玩人則人不我敬故喪德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志
喪則中亂故志以道寧德喪則人離故言以道接

蔡傳玩人卽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卽上文不役耳目之
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
志以道而寧則不至于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于妄
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乎中古者聖賢

相授心法也謹考呂氏祖謙云既說玩物之害又說存養工夫志以道寧孟子所謂持其志言以道接孟子所謂我知言內外交養如此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蘇傳民爭爲異物以中上好則農工病矣

蔡傳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謹考孔疏遊觀徒費

時日故爲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爲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爲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爲異物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蘇傳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者

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蘇傳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者
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况于王乎周穆王得狼鹿爾而荒
服因以不至

謹考孔傳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孔疏此篇爲戒止
爲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今王愛好之故言此
也僖十五年左右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于濇是非此土所
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黃氏度云通遠人而貴
遠物彼方窺見閒隙度量中國而豈能格之漢求天馬征伐
一連年中國被其禍豈特不能格哉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蘇傳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簣之積也

蔡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或猶言萬一也

呂氏曰此卽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
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爨而言也謹

考王氏樵云此一段三節無益與異物猶汎言之至犬馬奇
獸則指言之至所寶惟賢見此外人主無當留其心者寶非
所寶邇人且不安則切言之矣呂氏祖謙云當于一嘖一笑
一動一作之時仔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功虧一簣非止
欠一簣做了便足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黃氏度云

召公愛惜武王功業，葵獻微見閒隙，于是推其類廣言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蔡傳：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謹考**孔傳言

其信能蹈行此戒，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今案**

世王二字，若依孔傳，世世王天下，說似于惟乃二字尚少領

會。王氏綱振謂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此正終西旅來貢之

義，則是生民保厥居似承邇人安，惟乃世王似承遠人格言。

世世來王也。照應起處，明王慎德，四夷來賓，結搆極密。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蘇傳芮在馮翊，臨晉縣一篇亡。

謹考孔傳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

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黃氏度云

巢即南巢今同州馮翊縣古芮國春秋芮伯萬遷今陝州芮

成縣

金滕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

蘇傳金滕之書緣周公而作非周公作也周公作金滕策書

爾

謹考孔傳為請命之書藏之匱緘以金不欲人開之遂以所

藏為篇名陳氏櫟云周公納祝冊于金滕之匱中周公東征

而歸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為始耳書非周公作也此序

而歸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爲始耳書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

篇首蔡傳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並敘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于金滕之匱編書者因以金滕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旣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蘇傳猶言不懌也

蔡傳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謹考孔疏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蘇傳太公召公也穆敬也

蔡傳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弃啟金滕之書以下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

則義不遠矣謹考陳氏大猷云穆敬和而有深遠之意陳氏

則義不遠矣。謹考陳氏大猷云：穆敬和而有深遠之意。陳氏櫟云：愚案共卜之訓，恐未當證以昭穆有幽陰深遠之意。姚氏舜牧云：此言爲王穆卜，後言其勿穆卜，則穆卜當是朝廷成禮。凡卜皆言穆。今案蘇傳訓爲敬本，孔傳疏云：釋訓文姚氏疑問本專主陳氏深遠之說。其另一條則云：當是朝廷成禮。卽蔡傳古者國有大事云云也。愚意曰：敬曰和曰深遠，皆推明穆字之義。其實穆卜者，當時朝廷考卜之通稱。若必拘泥字義，則周公告神既畢，乃卜三龜，曷嘗不竭誠盡敬，注意深遠乎。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蘇傳二公欲卜于廟周公曰王疾無害未可以憂我先王周

公欲自以身禱故以此言拒二公

公乃自以為功

蘇傳功事也

為三壇同墀

蘇傳築土曰壇陳地曰墀

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蘇傳植置也秉執也

蔡傳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

所立之地珪璧所以禮神詩云圭璧既卒周禮裸圭以祀先

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

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爾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于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謹考林氏之奇云漢孔氏曰璧以敬神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以為贄案下文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則圭璧皆以祈神非周公執桓圭以為贄也

史乃冊祝

蘇傳史太史也冊祝冊也告神祝辭書之冊以告

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

代某之身

蘇傳某發也不壯大也言爾三王天必取其一壯大子孫者則旦亦丕子也可以代之

蔡傳邁遇厲惡虐暴也不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謹考林氏之奇云周公之禱蓋用武王名及史官記載則諱其名而代以某字左氏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之諱也蓋始于周自周以前不諱名也故武丁太甲盤庚皆

以名其篇今案蘇傳訓丕爲壯大較蔡傳爲優若以丕子爲

以名其篇今案蘇傳訓丕爲壯大較蔡傳爲優若以丕子爲元子則不可代矣朱子曰有不子之責于天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陳氏櫟云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故疑于天之下有缺文若依語錄用晁說則二句文意渙然矣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蘇傳我仁孝能順父祖且多材多藝于事鬼神爲宜乃元孫

才藝不若且而有人君德度留以王天下爲宜死生有可相代之理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爲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以動天地鬼神者多矣况周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爲兒臣爲君也乃爲天下爲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世之所以疑者以己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情也

蔡傳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武王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畏敬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卽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謹案乃命于帝庭以下蔡傳

疏解句讀甚明但與上文分爲兩截似另作一層講蘇傳謂

疏解句讀甚明但與上文分爲兩截似另作一層講蘇傳謂
材藝不若且而有人君德度著眼不能用能四字一直趕下
文勢尤妙或以予仁若考至不能事鬼神謂周公一時愛兄
之心勝矜伐謙抑所不暇計此說似是而實非也玩蔡傳但
指服事任使而言句極有分寸况周公但自言能事鬼神而
言武王敷佑四方能定子孫于下地則其自視不若武王遠
矣曷嘗自矜伐歟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
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
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蘇傳龜之兆吉凶也詳矣故許不許皆聽命于龜已而視龜之體知王之罔害已亦莫之代也故曰予受命于三王王之壽考長終可圖也

蔡傳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謹考薛氏肇明云體與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今案一習吉蔡傳謂三龜之兆一同林氏之奇有三龜皆吉之說則是與大禹謨卜不習吉同義但一字并字無著時氏瀾有云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竊疑習乃習熟之

習一龜之兆蓋習見爲吉者所立卜人皆稱其吉其一龜則

著時氏瀾有二云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竊疑習乃習熟之

公習一龜之兆蓋習見為吉者所立卜人皆稱其吉其二龜則

閱所藏之占書乃知并是吉兆耳新命于三王蔡傳囿圖說

過蘇傳謂已亦莫之代未免牽強宜從王氏柏說見下文註

內一人限百六十一人限百六十一人限百六十一人限百六十一人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蘇傳一人者指武王也武王臨天下未久人之念其德者尚

淺周公憂其崩而或叛之故欲以身代既見三龜之吉知王

之未崩天假之年以紹其德故曰此可以待天下之能念王

也

蔡傳茲攸俟者謂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

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謹考王氏栢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者
公欲以身代王王瘳則公當代命也惟永終是圖者我但爲
考終之計茲所待者三王必不忘予一人之言以代王也王
瘳而公不死亦天鑒公之心而不從公之代也在公則當俟
命以代而已今案一人蘇蔡二傳皆云武王蓋從孔傳疏云
茲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愚謂天子自稱
予一人則可若人稱天子爲予一人則不可王氏屬于周公
自言最的茲攸俟三字應依蔡傳歸俟之解而能念予一人
句則當云三王能念我而從所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蘇傳滕緘也以金緘之欲人之不發也

蘇傳滕緘也以金緘之欲人之不發也

蔡傳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冊
既卜則納冊于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謹考林氏之奇云
周官占人凡卜筮則繫幣以比其命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
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

王翼曰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

蘇傳管叔鮮武王弟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之流也武王崩
曰成王幼周公專國政故羣叔疑而流言也

蔡傳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謹考金氏履
祥云武王十三年克商十四年有疾乃瘳十九年崩地理今

釋管國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管叔封于此

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蘇傳成王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蘇傳辟誅也管叔之當誅者挾殷以叛也

蔡傳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

也謹考孔傳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

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陸氏德明云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朱子文集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

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是

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何如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金氏履祥云古文尙書凡君辟刑辟字皆作侯獨此辟作彛是必孔壁書本作避字也辟

諧聲從彳從井皆屏避之義又云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者以成王尚幼朝事不可無托也所以周公在外而朝廷無事成王雖疑而外不敢誚公以有二公在爾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蘇傳二年而後克明管蔡亦得衆也

蔡傳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謹考孔疏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氏肅云東洛邑也朱子語類問所謂居東二年卽東征否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

罪也東征三年非二年也今案周公居東時尙未作洛王說

東二年即東征否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

罪也東征三年非二年也命案周公居東時尚未作洛王說
非是但避而居東斷非逼近京邑蔡傳以為居國之東尚似
近郊故下文注王出郊以為自往迎也罪人斯得蔡傳較優
蘇氏以克字代得字由上文訓辟為誅耳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書齊燕金烈楚風公辭無
大蘇傳幽詩鴟鴞惡鳥也破巢取卵以比管蔡之害王室及成
王也未蘇天

蔡傳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謹案蔡氏此說本朱子鴟

鴞詩註鸚

王亦未敢謂公即其心之變也

王蘇傳未敢誚明其心之疑也

蔡傳誚讓也謹考孔傳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呂氏祖

謙云王欲誚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悟之根本也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

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書

蘇傳皮弁也意當時占國休咎之書皆藏金滕故周公納冊

于此而成王遇災而懼亦啟此書也

蔡傳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滕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

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啟之者非是案秋大熟

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

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

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一年秋也東山之詩

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
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
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謹案居東東征朱子議論亦時有出入處蔡氏只據前所引
東征三年非二年一條爲定論辨析最明

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
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
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
子其新逆
蘇傳自新且使人逆公公時尙在東也

蔡傳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
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

者即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新當作親鄭氏詩傳成王既
得金縢之書新迎周公鄭氏學出于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

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謹案公命
我勿敢言孔傳謂周公使我勿道蔡傳駁之而訓以此實周

公之命而我勿敢言試思若非周公命之弗言何以弗敢言
哉吳氏澄謂周公令勿以告較孔傳尤明白新逆陳氏德明

云馬本作親迎蘇傳本孔說當以蔡傳為正
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蘇傳郊告謝罪也

蘇傳郊告謝罪也

金匱書之禮記也

蔡傳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新逆

者也謹考林氏之奇云以逆公為我國家之禮所宜比其至

也則郊勞而親逆之故曰王出郊先儒以郊為玉幣謝天誤

矣謹案孔傳訓上文新逆為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故以郊

為玉幣謝天蘇氏因之以為郊告謝罪考周禮注非常祀而

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社為之者曰類可知王出郊者乃郊迎

而非祭天也但蔡傳于上文居東二字但言居國之東而已

故曰成王自往迎公林氏以為比至而郊勞親迎之最為明

天晰而又風

天乃雨反風

蘇傳雨降風回天意得而災乃解至而波榮雖敗之景為開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蘇傳大木既拔築之而復生此豈人力之所及哉予以是知
天人之不相遠凡災異可以推知其所自五行傳未易盡廢
也

蔡傳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
又案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
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
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謹考孔傳木有偃拔起

而立之築有其根林氏之奇云凡禾之為木所仆而不能自

見請命事之首末金騰書之顯晦也謹考孔傳木有偃拔起

而立之築有其根林氏之奇云凡禾之為木所仆而不能自立者則為之起而築之加人功焉此歲之所以大熟也吳氏澄云王出郊以迎而天乃雨陰陽和也反偃禾之風而禾之偃者盡起天意回也凡大木為風所拔者既顛仆于地矣則合眾力起其榦令不偃又築其根令堅固也前言秋大熟後左言歲則大熟其辭相終始以見禾穫而禾偃既偃而復起雖大遭風災而不害也今案盡起而築之蔡傳無明文蘇從孔傳林氏之說則從孔疏所載鄭主說似乎歲則大熟一貫但細釋文義禾則盡起是禾之偃者已為風所起矣至大木非風所能起故二公命邦人起而築之吳氏推行孔傳最為詳明

歲則大熟應上文大熟未獲耳吳氏謂辭相終始亦好不必
用林氏說又金氏履祥云大木所偃謂所仆壇壝次舍民居
似于築字頗切而上文不言壇壝等事姑附錄之以備參考
大誥第九而不備也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蘇傳三監管蔡武庚淮夷徐奄之屬也

蔡傳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三監謹案孔傳

以三監為管蔡商蘇傳從之非是

篇首蔡傳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

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

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

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于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覆告諭之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蘇傳

蘇傳猷謀也越及也

蘇傳猷謀也越及也

蘇傳猷謀也越及也

蔡傳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案爾雅猷訓最多曰謀

王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謹考金氏履祥云猷古文作

繇前後同周書道語多曰猷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蘇傳天弗弔恤我降喪于我那家不少延武王之命

蔡傳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日謹考朱子曰書中弗弔

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弔為至故音的聲非是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

知天命

蘇傳服事也造至也大哉我幼冲人繼此大歷事也我尚不

能至于知人迪哲以安民者况能至于知天命乎

能至于知人廸哲以安民者况能至于知天命乎

蔡傳冲人成王也歷歷數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

言大思我冲幼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

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其能格知天命乎謹考金

氏履祥云謙言幼愚未能上測天意以起下文求濟卜筮之

意今案蔡傳訓洪惟歷服造哲俱優于蘇傳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蘇傳已矣今予但求所濟而已

蔡傳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

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謹考陳氏大猷云渡水

曰涉渡訖曰濟金氏履祥云周書歎辭多曰已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蘇傳賁飾也我之所敷者以飾敷前人受命而不忘其功也

蔡傳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

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

功也謹案蔡傳敷賁二字作句若依蘇傳則敷字如猷字已

字宜畧頓竊疑此處有脫誤如王氏安石所云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蘇傳天降威三監叛也天欲絕殷故使之叛也

蔡傳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

討平謹案蔡傳以下文用字屬此句讀故曰天之威用朱子

討乎謹案蔡傳以下文用字屬此句讀故曰天之威用朱子
語類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如天降割于我家
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諸家所及又案下文越茲
蠢方是說三監及武庚之叛此處天降威似不應說及三監
武庚吳氏澄云閉謂掩藏諱護降威卽降割也天降喪禍于
我未知天意若何不敢諱護不問較優西土西人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蘇傳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見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乃
寧考知其爲武王舊說以爲文王非也曰前寧人亦謂武王
之舊臣也天降威于殷予不敢隱閉用武王所遺寶龜卜之

所以繼天明而待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蘇傳此龜所以告者也

蔡傳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

卽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

安靜謹考林氏之奇云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元遠無

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矣此所以

卽命也吳氏澄云用寧王所遺之大寶龜以繼紹天明卜未

來之吉凶而龜兆之占預報以武庚叛亂之事謂將有爲大

患難于西土者蓋言武庚叛周也雖西土之人亦爲不安靜

之事蓋言管蔡雖是周人而亦爲亂也王氏樵云此蓋武王

之事蓋言管蔡雖是周人而亦爲亂也王氏樵云此蓋武王初崩之時泛卜時事之吉凶而有此兆

越茲蠢

蘇傳蠢動也及此三監果動

蔡傳蠢動而無知之貌武庚未叛之時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告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蘇傳腆厚也殷少富厚乃敢紀其旣亡之敘蓋天降威亦其

心知我國三叔之疵而民不安故欲作難以鄙我周邦也

蔡傳腆厚誕大敘緒疵病也謹案腆孔疏是小貌并引鄭氏

康成說謂小國也玩下文誕敢二字則小腆者鄙薄之詞不

應作小厚說天降威蔡傳言降威于殷亦于上下文未協考

吳氏澄云武庚大敢理其傳系以己爲殷王之子當繼世而

王適值天降喪禍于周知二叔與周公有隙而爲不安靜之

事逆乘此隙而曰此予殷家興復時欲亡周而反以周邦之

土地爲商畿之遠鄙此武庚之叛謀也吳氏于民不康句尙

欠分晰而大段甚明民不康蔡傳作民心不安自妥呂氏祖

謙云反鄙之鄙如鄭子產曰鄭鄙邑也

今春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子救寧武圖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

蘇傳獻賢也救撫也四國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我求往征四國撫循寧王之武事以圖功也周公之東征邦君卿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至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至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人至者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表也

蔡傳于往武繼也謹案救寧武圖功蔡傳謂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蓋依蘇氏指寧爲寧王而又將寧武二字倒說未妥今考孔傳謂撫安武事謀立其功寧字作安字解

尤直捷下文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方說武王此處只表彰
十夫來助耳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
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蘇傳休美也尹正也官之表正也翼敬也害曷也詩曰害澣
害否我事既美矣而我卜又吉故告爾以東征殷之叛臣今
汝反曰難哉此大事也民之不靜亦惟在王與邦君之家及
王之身考德敬事修己以正之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用

人言乎

蔡傳大事戎事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言知我有戎事休
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上文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
卜于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于將伐武庚之日
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般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
逋亡播遷之臣也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邦
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
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于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
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
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謹案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句

蔡傳較蘇傳爲優考翼不可征蘇傳考德敬事之說固非的

解然蔡傳亦似牽強吳氏澄云考謂揆度審察翼卽十夫予

翼者愚謂考翼二字與下文厥考翼不同是承十夫予翼來

蓋言事極艱大而來助之人不過十夫以此考之不可征也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越予冲人不邛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忝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蘇傳邛我也忝畏也我聞汝衆言亦永思其難曰是行也信

動鯨寡哀哉然予爲天子作天之役天實以大艱遺我故勉

而從天非予自憂也爾衆人當以言安我曰無畏此所憂之

事惟當一心以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今乃不能故深責之也

事惟當一心以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今乃不能故深責之也
謹案越予冲人至無恙于恤蔡傳謂于我冲人固不暇自恤
矣然以義言之于爾邦君于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
我曰無勞于憂考孔疏恙勞也俱宜從蔡傳予造天役蔡傳
謂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與蘇傳均似未妥竊疑此處句
讀尙有未安當以哀哉予造四字作句天役遺大投艱于朕
身九字作句此正答艱大民不靜之言也允蠢鰥寡卽民不
靜哀哉予造乃遭家不造意天役天使之也言此行信勞動
鰥寡可哀哉我生不辰天實使以艱大之事遺投于我身耳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

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
丕丕基

蘇傳已矣予惟不敢替上帝命帝美寧王之德而興周王惟
用卜以安受帝命至于今天其猶助我民况我亦用卜哉天
所以動四國明威命者非以困我欲輔成我大業也
蔡傳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
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
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是
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
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丕丕基業其可違也謹

案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蔡傳言民亦用卜則矧字無著

案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蔡傳言民亦用卜則矧字無著落又須添設而我獨廢卜乎一句蘇氏謂今其猶助我民亦未見民字的解愚意今天相此民已有十夫來助况我亦稽之于卜哉便與後文其考我民一貫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蘇傳王又特命久老之人逮事武王者曰爾當大省久遠爾知武王之勤勞若此也哉

謹案爾丕克遠省蔡傳謂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蓋依孔傳大能遠省識古事也雖似一串而意味單薄應從蘇傳但當

云爾大能省識久遠耳

書傳盟杓 卷一 一 大 三
天闕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蘇傳闕閉也天所以閉塞艱礙我國者使我知畏而成功于此我其敢不盡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哉

蔡傳闕者否閉而不通恣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蘇傳王告此舊人我已大化誘我友邦君無不從我矣

蔡傳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王圖功攸終

蘇傳天既助我至誠之辭其必考之于民以驗其實我其可

蘇傳天既助我至誠之辭其必考之于民以驗其實我其可不與寧王之舊臣圖功之所終乎

蔡傳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爲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爲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謹

考朱子曰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

古注云棐匪通用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字義許氏月卿云朱子謂棐匪通天非誠有言辭考之民可見天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心所欲卽天意也吳氏澄云天非誠有言辭以命我但考我之民民賢來助卽天意也**今案**天棐忱辭

四字比下文越天棐忱多一辭字甚難解說許氏吳氏皆遵朱子訓解頗通吳氏並依蔡傳訓其考我民四字亦好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蘇傳天所以勤勞憂畏我民者使我日夜思念如人有疾之不忘醫也予其可不與前人同受休終哉

蔡傳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謹案勤毖我

民蔡傳作四國勤毖我民非是當就天說若有疾孔傳謂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孔疏言天急于民至甚也較優陳氏大猷云圖事以所行言圖功以所成言休

以受命言反覆論之耳

以受命言反覆論之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蘇傳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

蔡傳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謹案若昔朕其逝句蔡傳尙欠分曉蘇傳較優然云如我本意尙非的解鄙意承上二段寧王前寧人來昔字指武王克商時言若似昔日則我往矣朕亦以爾言此事艱大而每日思之故遲遲至今耳

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蘇傳王以築室喻也父已準望高下程度廣狹以致法矣子乃不肯為基矧肯構屋乎

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蘇傳王又以農喻也蓄耕也播種也穫斂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蘇傳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其父肯曰我有後不棄我基乎

蔡傳考翼父敬事者也謹案曰予有後則是但言其父而已

若言其父所敬事反覺不順吳氏澄以為其父之輔翼者亦

是添設蘇傳所云敬其事者承上底室與蓄來最妥

肆予曷敢不越卽救寧王大命

蘇傳我其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循寧王之大命乎

蘇傳我其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循寧王之大命乎

蔡傳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築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蓄
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
况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
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
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案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
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蘇傳養廝養也父兄而與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當助其
父兄歟抑助其子歟其將相勸其父兄弗救其子也今王與

諸侯征伐四國如父兄與朋友伐其子爾衆人孰當助乎

蔡傳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

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

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

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于征役是長其患

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謹案

蔡傳較蘇傳明晰但勸其攻伐而不救語意亦尙欠醒鄙意

兄考喻王非喻武王蓋言勸父兄弗救其子也正答王曷不

違卜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蘇傳肆過也過矣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也不助父而助子

蘇傳肆過也過矣哉爾眾人也不助父而助子

蔡傳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謹考吳氏澄云肆下加

哉字亦發語之辭薛氏季宣云肆恣也肆哉以諸侯之論為

恣而非法也今案肆哉蘇傳訓過蔡傳訓放意均未的吳氏

以為發語辭亦可從但歎息言之則肆哉當有實義薛氏之

說最穩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

蘇傳邦之明乃能用哲今十人歸我而不助彼則帝命可知

矣

蔡傳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

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于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謹考孔傳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陳氏櫟云愚謂爽明國事實由哲人爽邦猶言通達國體也十人卽十夫所謂爽邦之哲人也亦惟此十人深知帝命自爽邦至棐忱本無武王時之意也十夫十人前後相應今案陳氏解爽邦由哲四字甚明晰十人從孔傳不從蔡氏極合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蘇傳及天之方輔誠以助我爾時我猶不敢不畏法度矧今

天降戾使人大艱難之民與強大之鄰相伐于厥室鄰室相

天降戾使我大艱難之民與強大之鄰相伐于厥室鄰室相攻可謂急矣汝猶不知天命不易欲安而不問也

謹案越天棐忱二句蔡傳仍就武王說非是蘇傳亦尙未穩陳氏櫟以越天棐忱句爲十人所廸知者未免牽強鄙意言天之所輔者誠也爾于平時尙不敢慢易命討之法接下矧今自順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蔡傳謂今武王死天降禍于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于其室以大近二字貼誕鄰二字未穩蘇傳則謂使我大艱難之民與強大之鄰相伐于厥室以大艱人爲大艱難之民亦難解說愚謂是言首發大難之人與強大之鄰胥來攻伐大艱人誕

言作歷本
卷一
三
鄰指三叔武庚也天命不易孔疏作不變易蔡傳作不可違
越吳氏澄謂汝不欲東征是不知天命之不易得而輕棄之
也猶詩言命不易哉較優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蘇傳天使我喪殷若農夫之去草豈敢不盡力乎

蔡傳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
之田畝乎謹考陸氏鍵云天除惡止其身豈若農夫去草

芟夷蘊崇使無遺哉武庚不叛則天所剪者紂耳罰弗及嗣
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不畏天安分乃知天之喪殷不得
不如嗇夫之盡除我安敢不終之耶

天不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蘇傳方是時武王之舊臣皆欲從王征伐故王曰若欲休息
此前寧人者予何敢盡用卜敢不從率而止乎今寧人指我
以疆域所至不可坐受侵畧况今卜并吉是天欲征而不欲
休也我其必往蓋卜之久矣陳久也盤庚大誥皆違衆自用
者所以藉口也使盤庚不遷都周公不攝政天下豈有異議
乎平居無事變亂先王之政而民不悅則以盤庚周公自比
此王莽所以作大誥也

蔡傳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也我何

言傳監本
九十一
九十一
言

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卜而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謹案天亦惟休于前寧人蘇傳作另起故訓休爲休息蔡傳屬于予曷敢不終厥畝之下故訓休爲休美似于上文寧人攸受休畢有照應天命不僭二句亦蔡傳較優金氏履祥云終釋違卜之語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蔡傳微子封于宋爲湯後

篇首蔡傳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

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爲此篇今文無古文有謹考林氏之奇
云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固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
箕微雖歸周而未嘗臣周王氏柏云湯之衰也賢聖之君六
七作商之賢子孫未有過于微子者存商之祀作賓王家非
微子其孰可與武王在位八年吾不知微子者何在乃于殺
武庚祿父之後而後封之宋何其晚哉或曰武王封微子于
宋也久矣至武庚誅乃加封上公命之以商祀此亦惑于後
世歸周啣璧之傳而謬爲是說也若微子之始封也必加上
公必奉湯祀不當以是禮命武庚而不命微子也今觀此書
皆始封之詞也非加封之詞也曰律乃有民曰永綏厥位豈

非懲創武庚之不律不綏而有此告戒乎後世又以淺陋之
見量聖人以爲不封微子者忌微子之賢也此說益大謬矣
又案左傳楚子克許許君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見楚子楚
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
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此說尤爲可疑昔箕子
之答微子固以微子之義當去去之云者去其位而遁其迹
也又以爲微子抱祭器而歸周此尤非也若微子不待商之
亡而歸周是先絕于商也若微子幸紂之亡卽自辱于周是
自求封也武王非伐微子也何爲銜璧請命二事皆非所以
爲微子矣若武王旣受微子降封武庚而十年不齒薄微子

甚矣何足以爲武王周公乎愚因左氏之言遂得以參伍旁

甚矣何足以爲武王周公乎愚因左氏之言遂得以參伍旁
證而得武王微子之心其曰武王解縛焚櫬禮而命之者正
武庚祿父也傳者以微子賢武王聖舛訛其事喜談而樂道
之彼豈識有關於天下之大義乎武庚驚家國覆滅知禍患
之未艾乞命武王者勢也勢急則祈哀請命有國則搖牙肆
毒此狡猾小人之常態也武王知紂已死其孤以禮來歸斬
焉衰絰之可閔釋而命之仁者之心也豈逆料異日之變而
預防之哉微子旣遁紂死卽出是幸宗國之亡也况武庚旣
封商祀不絕我何求哉此所以十年長往而不來也微子旣
不可見武王亦不得已封武庚爾武庚旣誅商祀再絕微子

于此時而不出是商祀之果絕也賢者之出處聖人之處事
又豈有一毫之未盡乎今案史記宋微子世家載周武王伐
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
茅膝行而前以造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唐孔氏駁之
云面縛縛其手于後又安得牽羊把茅乎此論最快史記本
于左傳王氏以爲武庚之事非微子所爲尤是論古卓識金
氏履祥謂武王克商之後表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恩
禮殆遍而未及微子時微子遁于荒野也蓋就王氏之論而
撮其大意較他說爲優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蘇傳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用庶人之賢者不如用世

蘇傳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用庶人之賢者不如用世家之賢者民服也

蔡傳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謹考王氏充耘云惟稽古崇德象賢未便是說湯蓋是先引格例言稽諸往古有德者宜在所尊崇其子孫之賢者使繼先王之統修其典物以作賓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如舜封堯後夏崇舜後商立夏後古固有此制也下文乃祖成湯以下是言崇德爾唯踐修厥猷

以下是言象賢欽哉往敷乃訓以下是教之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作賓王家永世無窮今案孔疏亦云首言稽古則立先
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蔡傳說出成湯微子非是宜從王氏
先引格例之說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蘇傳用其正朔禮樂使不失舊物也

蔡傳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
之法也謹考孔疏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
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
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

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二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

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
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
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命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
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

作賓于王家

蘇傳三王後客禮

蔡傳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傳謂宋先代天
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謹案蔡傳引詩及傳以証作賓
之義頗確但未可以此句專指微子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書傳卷一
蘇傳齊肅也史記幼而狗齊

蔡傳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
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蘇傳予嘉乃德曰若厚而已帝且歆之民且師之

蔡傳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卽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
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卽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
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
也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

一曰也恪敬也各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篤厚

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也謹考朱子曰裔衣裾之末衣之餘故以爲子孫之稱陳氏櫟云湯之寬非縱弛之寬乃自齊聖廣淵聖德中流出總言之皆垂後裔之德之源也功加于時功卽德之效德垂後裔德卽功之本互言之耳湯之功德傳祀六百開闢以來莫加焉而可使之弗祀乎王氏充耘云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我嘉汝德以其能篤前人所行而不忘其舊也與篤前人成烈篤敘乃正父相似所以爲象賢也王氏樵云履其後曰踐能敦行之曰修今案曰篤不忘王氏說爲優舊有令聞亦非泛說箕子勸帝乙立啟爲太

子以其賢也卽舊有令聞之實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

蘇傳服章命令也

蔡傳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

曰東夏服命上公服命也謹考黃氏度云二王之後爵皆上

公與三公之九命作伯者同其禮齊尹東海宋尹東夏皆上

公也上公尊內外一體陳氏師凱云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

宋國爲歸德府屬河南卽高辛氏閼伯所居商卽也有微子

墓王氏充耘云服命不過職守之命爾康誥明乃服命同非

服飾命服之謂也今案服命之說王氏較優

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蘇傳成湯也

律乃有民

蘇傳律法也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
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蘇傳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
上帝時歆又曰弘乃烈祖又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
所不能及也

蔡傳毗輔式法斃厥也卽詩言在此無斃之意歎息言汝往

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以命汝之言也謹考虞氏
德隆云殷民不靖皆由訓典不明武庚蠢動皆由典常不謹
故成王命微子而特戒以此以蕃八句舊以下四句深上四
句一層未確據敷乃慎乃宏乃律乃口氣本文相對一邊說
到以蕃王室分明望其蕃屏一邊說到毗予一人分明望其
毗輔世世享德三句承兩邊說來正與首節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相應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蘇傳成王弟唐叔虞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蘇傳二篇亡

蔡傳唐叔成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為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子東旅陳也二篇亡謹考黃氏度云迎周公歸以嘉禾示意得禾當在風雷後陳氏經云此天地委和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始終疑信之象乃君臣和同之德之所感召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稱德成王不有歸美于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己也周公不有歸美于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己也二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



王狀不王不狀不日也二書雖可探自林採然餘取懸只

石二



公不狀不日也周公不音調美于效

亦不狀不日也周公不音調美于效

亦不狀不日也周公不音調美于效

亦不狀不日也周公不音調美于效

亦不狀不日也周公不音調美于效

亦不狀不日也周公不音調美于效

亦不狀不日也周公不音調美于效

亦不狀不日也





上海圖書館藏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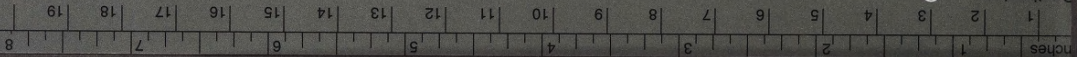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書傳
鹽梅
小



